

閩侯林紆著

畏廬漫錄

一

商務印書館發行

自序

余年六十以外。萬事皆視若傳舍。幸自少至老。不曾爲官。自謂無益於民國。而亦未嘗有害。屏居窮巷。日以賣文爲生。然不喜論政。故著意爲小說。計小說一道。自唐迄宋。百家輩出。而余特重唐之段柯古。柯古爲文昌子。文筆奇古。乃過其父。淺學者幾不能句讀其書。斯誠小說之翹楚矣。宋人如江鄰幾。爲歐公所賞識者。其書乃似古而非古。膠沓繚覆。不審何以有名於時。宛陵梅叟。詩筆爲余服膺。而碧雲騷一書。至毀詆名輩。大不類聖俞之爲人。吾恆與鄰幾雜誌。疑爲僞作。蓋小說一道。雖別於史傳。然間有紀實之作。轉可備史家之采摭。如段氏之玉格天尺。唐書多有取者。余伏匿窮巷。卽有聞見。或且出諸傳訛。然皆筆而藏之。能否中於史官。則不敢知。然暢所欲言。亦足爲敝帚之饜。書成。吾友臧礪秋先生趣余爲序。乃草此數語歸之。至於流傳與否。不惟不之計。且欲急急拉雜摧燒之也。民國二年十月畏廬識。

畏廬漫錄目次

黃建人	一
偽觀音	三
永清張家姑嫂	五
釧聲	八
纖瓊	一〇
文震	一四
逆子	一七
江天格	二一
柯紅豆	二三
薛存姑	二七

阿脂	三〇
玉蟾蜍	三三
程拳師	三五
破產知縣	三八
符錄	四一
竹影庵	四四
宣城生	四七
糊塗案	四九
劉玉官	五一
莊豫	五四

吳生……………五八

醉徐……………六二

吳珊……………六六

董紫薇……………六九

無意得金……………七四

煤黑子……………七六

韓孝子……………七八

銀紅……………八一

盈盈……………八五

情夢……………九〇

葛秋娥……………九三

何顰娘……………九八

裘稚蘭……………一〇三

柳亭亭……………一〇八

秋悟生……………一一四

鄭問……………一一八

桂珉……………一二五

孫平叔先生……………一三二

趙倚樓……………一三四

春雯……………一三七

柳枝……………一四四

薛五小姐……………一五一

娥綠……………一五五

春纖……………一六〇

玉格	一六六
雛玉	一七三
洪嬌篔	一七七
李嫩紅	一八三
馨雲	一八九
黃漪蘋	一九六
馮生	二〇一
呂紫娥	二〇六
胡燕玉	二一一
柏梵娘	二一六
計東甫	二二三
藕倩	二二八
舒南雲	二三三

林鴈雲	二三九
謝蘭言	二四五
寶綠波	二五一
蘭雲	二五八
歐陽浩	二六三
朱廓	二六七
洪清華	二七一
謝翠翠	二七五
蘇二蕃	二八〇
幕客殺姦	二八三
奇幻詠姦	二八五
王沁庵	二八八
穆東山	二九三

鬼 唱……………二九八

呂豐呂遜……………三〇〇

梁氏女……………三〇三

王孝子……………三〇六

呂子成……………三〇九

徐小鄒……………三一二

綠 筠……………三一五

蘭 言……………三二〇

吳孝女……………三二三

洪石英……………三二六

渚 蓮……………三三一

陸子鴻……………三三六

唐 豹……………三四一

彭 壽……………三四六

翁 桐……………三五二

章 雲……………三五七

榴 窩……………三六一

水先生……………三六七

楊 岳……………三七二

水雲秋……………三七八

天 天……………三八二

魯菊花……………三八六

伍 氏……………三八九

淮城二烈……………三九二

吳卓士……………三九五

畏廬漫錄

閩縣林 紆著

黃建人

余夙與同里黃癡相友善。癡，胖夫也。飲食兼數人。兄某太史，能文章，落筆有光氣。每會文，輒傾其曹。家有林亭池榭，至幽邃。每荷花開時，紅白竟池。余時蕩小纜其中，或居竹中讀書竟日。主客至不相知。食時始聚。子女五六人，長者十餘齡，乃不知其皆革命巨子也。癡三子二女，長者馴善，願有內疾。西醫言其瘡在腸，不剖且死。剖之，或可得生，而癡終以願惜不之許，已而果死。其仲與叔遂挾其妹留學於東瀛。妹曰建人。令人與建爲健。白謂健過男子耳。建人美秀而通文。願見前清中衰陋會，外侮凌踐，而親貴方廣納賂賂，復嚴種族之辨。兵要財源，皆操貴近之手。天下洶洶，而政府耳若聾，面目若瞑也。則喟然曰：建人今日殆與滿清不兩立矣。癡乃不審其女所抱，則爲嫁之僮家。僮亦衣冠胄裔，願冒利而多疑。聞建人灑脫有大志，自以爲蕩，定情

之夕。竟以語箴之。建人怒曰。若意不我貞也。請從此絕。遂歸外家。久不與僉相見。親族或有諫者。輒拒。卽癡亦不能屈也。或獨身挈皮篋。往來漢上。其兩弟亦勇鷲有膽幹。時張氏督粵。衆謀於粵中起事。建人納炸彈手槍於空樞中。白衣而斬。痛哭扶柩。自舟登陸。館於城中。設幕而受弔。號喪夫也。槍彈遂續續入城。建人弟洞。尤驍捷善鬪。當衆入節署。縱彈時。城兵已四合。衆寡勢殊。而主將某前遜。洞果雜衆中行者。亦免。洞抱纛不去。彈貫其胸。擬仆。而建人亦於亂軍中擲二彈。炸數人。竟以智計自脫。癡方居漢上。聞洞死。意女子皆燼矣。已而建人及其仲弟至。始聞叔之喪。已而又聞叔之殘骨瘞黃花崗矣。僉家偉女所爲。復以人來請。建人笑曰。余出入萬死中。合壯士謀建大業。知與死親耳。僉固不我貞者。何爲念及棄婦。願雖與僉絕。然曾掛名其家。余終不更嫁。以敗余貞。僉家若更娶者。聽僉所爲。不惟弗恚。且出之誠款。告僉勿余廬也。時武昌事起。或云建人亦奔走其間。事平。仲亦一至京師。得武階。願不直新政府所爲。抑抑南歸。而建人者。今乃不知所嚮矣。

畏廬曰。若建人者。可云雌中之英矣。顧當時謀革命。出入萬死而不蹶者。今皆雌伏不出。其出而開會號召徒侶者。皆雌而非英者也。夫真謀革命者。寧有所圖。功成而猶計利祿。往往敗不旋踵。則宜乎開會而號召徒侶者。其中終不見有建人也。

僞觀音

閩之鎮海樓。居三山之中。高峙雲半。白城外藤山內盼。二塔分列而角立。其鎮山距極北。樓勢巋然。隱隱辨闌干也。靈狐恆窟其中。然未嘗崇人。薄暮行人或微見粉白黛綠者。聯袂行。或有時見月中女郎。白衣吟賞。顧皆戔足莫敢前犯。有李生者。狂人也。年三十而不得偶。謀偶狐女。乘月明登山。樓扉扃。而敵其下作廣廳。鑿壁爲龕。塑三麗人。其一劍佩。作武裝。容皆絕世。李生再拜其下。曰。東越李諾。爲世之奇男子。願牢落如羅江東。有才而不見賞於世之美人。故三十猶鰥。今不偶人而將偶仙人。仙人具絕代麗姿。乃屏居此樓。荒寂無人。雖有玉顏秀韻。寧不淪於幽闇。今果憐諾鰥者。乞垂盼。得近仙姿。死匪所懣。祝已膜拜不已。因席地而臥。夜半聞老嫗作忤聲曰。

書癡乃敢無禮。宜以衆來。昇斥糞壤。生僞寐不答。卽聞有女郎言曰。四姑勿爾。是人慾燄上騰。始幻爲非想。而求偶於吾輩。蒲留仙以老諸生。造言生事。謬爲聊齋誌異。用以駭世。書癡殆謂我輩仙人。乃蘊凡想。求或可得也。四姑第登樓。見自發遣是人。卽近李旁。以纖履蹴李背。使起。香氣泛射。李神魂均蕩。立起膜拜。女曰。謬哉諾也。爾幻想所結。積而成夢。我今語爾。爾安知不在夢中而見我。汝謂此時之身。夢耶。真耶。世安有身爲仙人。而偶凡賤。又安有自知爲凡賤。而求偶於仙人。爾設想時。已入夢矣。今爾必不自承爲夢。而以爲真。且城中數十萬戶。方皆入黑甜中。不知所夢何若。又安所遇者。不如爾之見我。特不如爾自闢奇夢之境。不求夢於牀榻。而選夢於荒樓。滋可嗤也。實相告。我乃非仙。特爲爾夢中之幻形。爾明日走告城中。將爲蒲留仙語以誑人耶。佛言。意生身者。汝味此言。當自悟矣。李不能答。恍然復寐。似聞纖履之聲。徐徐登樓而去。然仙之風度容色。已深陷腦中。遲明嗒然歸。入夜更宿樓下。遂無所見。越數月。登津門樓。樓有觀音塑象。視之夢中人也。李生乘醉戟指向象語曰。今

白日昭昭。仍謂夢乎。仙示我色身。乃偏言爲幻。幻宜卽滅。何由留形於我目中。且目中。之形。證之塑象。印契如一。不幻可知。仙於余獨對時。則峻拒之。今顯其色身。俾衆瞻禮。而一無靳惜。何不憐狂生。而坐聽俗眼之褻視也。語時。觀音之象。立委於座間。李生亦大驚而遁。

永清張家姑嫂

節婦劉氏。永清人。年十六。歸張科。未三年。科以瘵死。而劉氏已娠。張爲永清便家。饒於財。科有二兄。咸狙儉不審大義。私計節婦在。果生子者。將蝕已產。而科母尤獍悖如牝虎。處劉無人理。用二子言。則與其夫謀逐婦。而劉氏父母。亦儉荒。利逐婦得歸。將更嫁以得錢。抑勒百端。而節婦屹不爲動。已而舉子。名曰雲惠。節婦乃泣。而舅姑再拜言曰。向新婦所以忍死者。知有此一塊肉。不爲存之。適所以負亡者之恩。今幸不絕亡者之胤。新婦但以死守。請誓之舅姑之前。並以誓諸父母。新婦決不更嫁也。而舅姑父母咸不悅。節婦所爲。外家之往還既絕。而舅姑之凌詆。詎折無虛日矣。方

冬隆寒。北風動天。節婦嚴扃。襁孤兒於懷。篝燈而織。姑力拳其扉。既入。大詈。以爲耗其膏火。促婢汲水。注其牀席。且撲其燈。笑曰。汝言飲冰茹蘗。今夕之爲。正以驗爾冰操。汝且忍寒守貞可耳。時節婦所居在後園陋屋中。既與二昆殊其溫煖。水漬牀寢。流積屋中。不可溝導。俄頃成冰。科有女弟。年十六。賢節婦所爲。平日隱左右之。聞婢言趣奔而至。時節婦衣上凝冰。旋折時。鏘然而鳴。作鐵甲聲。兒凍極口噤。至不能吮乳。女爲綑置懷中。取煖。又啓襟以胸溫兒頭頰。兒得蘇。姑嫂互相呵氣。躑躅終夜。遲明媪不見女。沿路呼詈。款關見其女與節婦履爲冰膠。二足盡僵。猝不能拔。然心憐女之仁。而惡劉之矯。仍中申詈不已。女曰。阿娘縱不念嫂。當念孤兒。爲科遺胤。嫂固非娘所誕。而雲惠則張氏孫也。媪慚恚。挈女令去。計劉不遣。終爲兩兒之累。遂蓄毒將於飲食中死之。女聞遇食輒先嘗。媪不得逞。仍將於中夜以水漬其寢。而女先撲被。與嫂同臥起。而二昆復潛謀賄牙人。售諸里中惡少年。令以夜來奪節婦以去。女知之。奔告節婦。節婦曰。無傷也。翁姑既不念此兒。兒幼冲。生死尙未可卜。卽從其死。

父於泉壤。亦佳事。若未亡人者。甘死如飴。惡少固多力。然猝起不意。以刃刺其腹。亦必死。未亡人殺仇以殉夫。爲事樂也。女曰。不然。嫂不嫁。二兄謀終未死。旣以身守。乃半道而殞。於事非益。且二兄之欲甘心於嫂者。爲遺產耳。嫂能對吾父母出矢言。推產以讓二兄。不惟節完而胤存。與其危身而速禍也。節婦大悅。深嗾女謀之善。卽出面舅姑曰。新婦之不嫁。意在兒不在產。產屬二兄。新婦願不與其利。舅姑及兄。若不新婦之信。請爲誓書。召親賓爲證。但乞得一茅屋。俾旦夕作苦其間。新婦自有十指。足以哺兒。無須產也。家人釋然。果爲書。俾節婦簽之。婦旣安居。不聞姑惡之聲。日夜織。所得大足自贖。二兄旣受產。而父母相繼歿。田復歎。永定河大決。伯仲慮合戚漂沒。節婦陋室。據高原。得不湮。而伯仲無子。以疾疫相繼殞。婦媿亦繼逝。田被水久。遂成腴沃。舊日親賓皆曰。此天所以殄張氏二昆。而右劉也。所有產。宜歸劉節婦。雲惡旣長。有文名。三子皆入庠。節婦年七十八卒。女亦嫁士流。得偕老。

畏廬曰。天下陰謀之果可奪天。則小人儘得志。君子無噉飯地矣。余口不言陰隲。身

未入宗教。但閱世多。惠迪之吉。從逆之凶。其應如響。乃不知冥冥中。誰司之者。觀小人之一無忌憚。外無恤人言。內不循天理。逆施倒行。萬目瞞瞞。無如之何。而小人者。心滿意得。不惟恃有重援。且自謂人定可以勝天。忽有匪夷所思之禍。其震也如霆。雷。其來也如洪水。又往往乘小人之不備而覆之。巧乃不翅。嗚呼。宜張氏二儉。能百計以陷節婦。乃不能一夕以防永定河也。

釧聲

余戚陳生。亭亭美少年也。讀書山樓。樓外多權屋。厝棺無數。山曰玉尺。方里許。夷而不高。古榕蔽天。夏中陰沈如涼秋。一日薄暮。見十餘人啓一厝棺之室。昇櫬行。行後有女郎衣粉霞之衣。冉冉隨櫬。然彼人來時。未之見也。心疑其鬼。髮髻甚美。心頗爲動。而女郎似已覺。迴眸盼樓上。則天人也。彼此注視。可一炊許。奄然遂沒。乃益信其爲鬼。入夜擁被冥想。卽聞有釧聲。微微振於門外。啓戶乃無見。於是數夕。生意必權厝中女郎也。胡再弗入。明日。友人徐李二生至。檢案上有金陀萃編。及文山指南錄。

各一部。二生分假而去。是夜月明靜臥。見窗外有鬢影。啓扉則女郎已進門外。移燈款坐。年可十七八。長眉媚目。髮黑如漆。腕上金釧二。一動輒琅琅作聲。生固知其鬼。然悅其秀媚。亦不之畏。女自言爲婁氏懷湘。微病。誤於庸醫以死。父爲旌德人。官鹺尹。已解任。鄉遠移柩殯於近村。前日至而昇棺者。爲懷兄雪苑。兒戀兄隨行。見君憑闌懷想。似屬意於兒。故蒙恥來赴幽會。生曰。僕前數夕已聞釧聲。胡以離合不卽相見。女曰。君案上似有異書。時時有神光作電瞥。是何書也。生辯其無。與女同檢案頭。多天崇隆萬時文。無他異書。女都言非是。生始恍然於徐李之假書。則曰有之一。爲武穆孫之籲天辨誣錄。一爲文山獄中之指南錄。今其書已爲人攜去。意所謂神光內發者。卽是書乎。女曰。武穆文山。正氣凜然。是安可近。後此勿再取歸。則兒可以長侍君子矣。遂留不去。積三月。而生病。家人迎歸。生固已娶妻王氏。孝女也。曾割臂以療其母。見生羸困如瘵。心疑其有外遇。於是扶持抑搔。匪所不至。疾少起色。而鬼亦弗至。一日王氏歸省其母。白晝中鬼見於屋中。與生敍闊別。生趣問胡久不見。女曰。

夫人孝行。爲天人所矚。鬼纖弱之遊魂。不足以當正氣。屢至門次。避夫人不敢進。自媿貞淫路別。人鬼途分。今乘夫人歸寧。特來一決。後此不復把握矣。語已出門而沒。生自是日見其健。視其夫人。敬禮有加焉。

畏慮曰。邪不勝正。常語耳。時亦可憑。向者吾鄉某公。藏文山真跡。一臨鬼病之家。屢得奇驗。曹石倉非欺人者。曾跋言實有其事。然則陳生案上之書。固宜其能發光氣也。陳以忠魂當情鬼。而其家復有孝行之妻。爲之後勁。陳生之拔起於沈瘵之中。幸哉。

纖瓊

趙生東覺者。吳縣人。少年美風姿。顧影自憐。弱冠熟十三經。能爲韻語。父官布政。前卒。母徐氏。勤而能家。產固非豐。然歲有所羨。生雖美秀。然秉母訓。趾步必謹。母欲得賢女爲匹。故生年二十。尙未議婚。而媒介踵及其門。母皆卻之。生有姑嫁合肥施氏。亦巨家。施姑雖以書寓母。顧相隔遠。生與姑乃未一面。以姑早嫁。而生穉也。一日。忽

得合肥書。言姑病。念外家篤。思欲見生。母以秋節且近。擬逾節後遣生赴合肥。省姑氏。而生忽夢至一處。林木幽蒨。似故家園亭。石徑繞池。左右石筍高丈許。夾以斑竹。扶闌。宛宛南趣。高柳十餘株。搖曳作秋意。南嚮有屋五楹。湘簾跪地。簾外朱欄。作卍字形。菊花萬莖。黃白紫綠。一一皆蓓蕾欲吐。右轉入月門。則迴廊曲折。似入綉園。髣髴如有所見。豔絕。生徘徊不敢進。北趣別有廣廳。槐陰四匝。粉壁新塗。中有仙龕。香篆結團未散。筆墨在几。生卽於粉壁題小令蝶戀花云。似水簾紋天樣遠。絳頰青腰。怎許蕭郎看。一穗銀燈誰是伴。枕函秋墜。新來雁。淺笑輕顰誰見慣。裙帶宵來。卻作同心綰。仔細思量剛一半。侍兒已在菱花畔。題已。忽聞龕中有微笑聲。陡然驚醒。心思此夢甚奇。乃未敢告母。秋節既過。母爲假裝遣赴合肥。始告之曰。若姑孀後。但遺一女。名纖瓊。妾誕一兒。不安於室。已遣卻。瓊十七歲。兒十歲耳。若姑脫不諱。親族寥寥。汝已二十。能否經紀姑喪。果取其姊弟回來則更善。遺宅令老蒼頭守之。用以贖人。育此幼弟。唯田產之數。吾未之詳。能盡鬻之亦善。願茲事非爾長也。余意則願若

姑早瘳。能釋爾孀母之憂。實如天之福耳。生既至。姑聞而趣入之。生所經過園亭。一皆符所夢。忽失聲問蒼頭曰。北廳中所祠何神。蒼頭驚曰。郎乍至。胡知有北廳。又胡知廳中所祠之仙龕。生急曰。特聞之老母耳。入拜姑於床下。姑年五十許。白髮漸生。呼至榻前。執手言曰。兒長成如許。余不能不憶我亡兒。兒廉潔不爲兒孫作計。非吾嫂勤勗清儉。則廉吏之後。動致餒困矣。語次歎歎不已。忽問侍兒曰。瓊姑安在。可出面阿兒。少頃複室中微聞釧聲。而纖步已至。眼波四流。媚中帶莊。粉頰微豐。肥不顯肉。履纖而步穩。髮多而髻稱。體格亭勻。風韻綽若仙姝。生奇駭不敢正視。長揖爲禮。女亦盈盈檢衽。相嚮無言。姑曰。瓊姑十七。屬馬。雖日事針線。未嘗廢書不觀。少時雖老身自授。迨長終苦無師。兒與瓊姑爲手足行。所作當少爲指引。生唯唯不知所對。則亂以他語曰。老母遣姪遠來候姑氏。請問近日所患何似。所進何藥。姑太息曰。兒幼愿家無親族足恃。瓊姑又未有婿家。語至此。女已翩然入矣。姑曰。老身用此之故。日加憂懣。積而成疾。非危候也。家有乩仙。以兩侍女扶之。能爲余署方。時時有驗。

今得兒來。抵夜爲我求仙。俾速愈。得與兒歡聚。問外家事也。生遂出。所宿處陳設精良。餐後薰沐盥漱。蒼頭引入北廳。燈燭煌然。仙龕中木主書女仙霍小玉位。生焚香再拜。兩侍兒進而扶箕。焚符三道。箕忽自動。書曰。微雲自在飛。江清照鶴影。行過皖公山。皖水宵來靜。書已。箕停。已而復動曰。趙生前數夕在此徘徊。尙憶之否。生戰慄不能答。蒼頭曰。趙公子今日初解裝。非前數夕也。箕復書生所填蝶戀花詞。判曰。詞題吾壁。寧言無耶。生魂魄振竦。膜拜不已。箕曰。前緣所定。後社方逾。生退。家人前。述爾主婦病狀。蒼頭捧方以進。仙更爲署方曰。疾已矣。書後寂然。姑忽趣生入曰。兒夢至吾家耶。詞中誰指。生大惶恐曰。夢境模糊。自亦不知所以然。姑笑曰。瓊姑或不至此。生快怏歸宿。既恨夢妄。復駭仙之前知。明日不敢入朝姑氏。姑仍趣入。若忘前事。但詰家事不已。自是以來。疾亦漸瘳。重陽日。遂張家宴。女相見。陽若不審。凡中所言者。宴罷。同至菊花盛處。女呼侍兒曰。書樹上有膽瓶。可取以至。滿裝綠菊。因向生曰。敬以奉。兄齋居清玩。生趣進受瓶。瓶水灑及衫袖。女立出絳巾授生。拭之。忽又自悔。

輕率。二頰全頰。女郎愁狀。至不可描畫。生心辭不知所言。膽力忽壯。徑延女入齋小坐。女初夷猶。已念有侍兒爲伴。亦無所怯。案上陳淮海小山詞集。女忽曰。阿兄善小晏詞耶。宜聲吻恰肖。旣又憶及夢中事。顏色立變。他顧不能發語。生從容答曰。客中無聊。借以排悶。非吾擅也。妹平時想亦解此。女曰。北宋詞似脫吻卽出。然具有天趣。南宋詞律精嚴。然多人功。妹鈍根。但嗜南宋。於草窗尤注意。特不常作耳。談未已。侍兒來言。姑蘇書至。趣生歸。姑怏怏不樂。言曰。吾姪遠來。老身若得壯子。今匆匆歸。清寂萬不可耐。余有書上若母。兒爲我將歸。道中幸勿私折。迨行。姑饋遺無算。且厚犒來僕。明日告別。姑淚落如綆。視纖瓊若通夕未睡者。星眼惺忪。亦似有淚容。迨抵家。母發書讀之。則姑氏求婚。請以纖瓊妻東覺也。

文震

文震字春蟄。吳縣人。少年美風姿。甲子計偕。同其友人謝生入都。有戚家在德州。遂過之。顧驟病。抵暮不能入城。荒村無人居。而林樾間。忽見高簷突出。憶其巨家。乃疾

鞭病駮至門次。閱無應門者。久久一老蒼頭出。言此宅爲城中在旗某公新營之別業。丹墀未竟。客果欲下榻者。請就東廂。廂新成。未加玻璃。四壁新塹。灰氣撲人。則出號廉加窗上。然燭展衾席。相對凄然。微雨新收。黃月破雲而出。屋宇深邃。愈增陰晦。欲乞潘於蒼頭。乃百覓不可得。生趁月步入後院。闌楯曲折。間以未芽之柳。長條搖曳月中。似粉壁上隱隱有字數行。卽而視之。則七絕一首云。白楊三數暝禽呼。風際誰憐俏影孤。再過三句是寒食。不知春上柳梢無。字畫娟秀。似女郎書。然墨淡如煙。垂滅未滅。且詩意孤悄。帶鬼氣。讀竟竦然。再轉廊隅。一門作圓月形。果見白楊自牆外探枝內嚮。綠窗深閉。髮髻似爲停靈之所。遂不更入。歸廂且息。而謝生鼾聲雷動矣。殘燭半滅。輾轉不能成寐。月輪漸西。光色全射東廂。窗外歷歷皆見。夜午仍焦悚。如有重憂者。忽院中聞有人行。履聲絕輕。似着高屐。已而月窗之上。已見鬢影。則旗裝也。生大驚。以足蹴謝不能醒。門舊無栓。爰然遂開。女郎全身湧現月中。美麗豐豔。翠眉朱櫻。天人也。文知爲鬼。願自念無仇。必非冤對。乃縱膽起而披衣。然燭趣坐。生

操吳語。女似解非解。然女之音吐固歷歷可辨。自言爲章佳氏。阿翁官湖南巡撫。大父曾晉揆席。兒少與某邸輕薄兒訂婚。已爲飛語所中。婚約遂梗。父鬱鬱不樂。京邸休官以後。養痾是間。營此別業。本以避囂。不圖乃爲兒權厝也。語次嗚咽不勝。生倉卒不知所問。但曰。適間見壁上絕句。得毋爲女郎高詠。女驟然曰。少小失學。不得良師。今遊魂飄泊。未得歸骨之地。不期動作哀音。已而相對詞竭。生忽曰。女郎長謝人間。已涉神界。能否知未來之事。不審鄙人此行。可得雋否。女沈吟久之。曰。先生黃氣發於眉間。此行固有佳兆。然必不廷試而歸。恐子荆將持婦服矣。生大驚曰。然則荆人有故矣。自嫁黔婁。百事乖舛。何忍戀此微名。舍我荆布之助。明日當卽南歸。女聞言大戚曰。先生跋涉求官。一聞吾言。乃悲涼而思故劍。若薄命人者。中道爲人拋撇。天其盛年。賢不肖之別。乃同霄壤。顧大數已定。不如先博花誥。以光泉壤。生聞言悲不自勝。女亦猝起曰。晨雞且唱。先生遲明首塗。果南歸時。更能至此一面桐棺。或有把晤之日。語次警然已逝。而謝齒震震作聲。以被蒙頭。汗漬如瀦。旣聞鬼行。始探首

謂生曰。汝以生人與鬼款語。又久久不聽去。吾幾欲哀號。則齧被而忍。髣髴似聞汝當斷絃。鬼語烏可信。趣起喂驢上道。生無語。然風鬟霧鬢。一一留駐目中。復自至後廂。曉色矇矓中。果見朱棺停於總帷之內。臨窗長揖。匆匆上道。是科果得雋。明日得電音。夫人噩耗至矣。

畏廬曰。山鬼真能知一歲事耶。憶壬寅歲。余與表弟葉生。同在一親故家。家有狐魅。附室女之身。啼笑無恆。余每至。輒作長談。患亦少止。時余與葉生方應童子試。葉生之望切。余漠然初不經意。臨試飯於其家。女能歷歷道場中醜態。令人捧腹。女謂宗師者。狀若防賊。一生入必檢其身。似檢盜賊。朝廷禮士。入門時乃以盜處之。何其弗貴耶。吾獨怪與考者。乃以盜自甘。俯就微名。殊令人難索其解。余大笑。因戲問曰。吾二盜中何人得者。女笑曰。心熱面赤者得之。是試葉生竟第一。余不與選。然則章佳氏鬼女所言。宜其中也。

逆子

逆子諱其名姓。但曰某甲。家有資財。然其用心甚奇。年四十餘。目不識丁。忽思入泮。乃拜其同里吳君彥如爲師。日讀大學中庸。吳君尊人前清名進士也。工制藝。然每至甲家。必具盛饌。直呼曰大父。聞者疑爲其孫。其在衆中。尤呼大父不已。知者咸爲駭笑。而又嗜爲官。好與官府往來。然無階以進。則賄縣官之輿夫及僕人。每縣官過其門。輿夫故少停其輿。輿後之僕。以名紙入投。輿夫方起。甲卽矜張其鄉里。謂令君今日下顧矣。鄉中火發。甲亦衣冠趨救。以胡床自隨。但得與府縣相隔數尺以外而坐。吏役不加詰問者。予錢三千。鄉里恥之。而甲不以爲怪。有婦姊處其家。爲膾魚。竊嘗之。甲大怒。以足抵其胸。血奔溢而出。自是沈瘵以死。孤甥相依。亦日事鞭撻不已。防其妻妾至嚴厲。妻歸寧。甫夕。甲卽至外氏門。舉燎將焚其居。鄉人趨救始已。然甲猶力拳外氏之扉。雖夜午必趣令歸也。妾偶有過。則抱而納諸井。妾胖。井不能入。大號。家人奔集力援始得出。恆設公案於樓上。跪其妻妾而笞之。狀若問官。人咸以風狂目之。然以多資故。得營爲鄉約之長。一日忽大張告諭。諭百姓。措語似督撫。有武

侍御王某。執而問之。詞窮。乃大鬪。王多力。舉而擲之於地。乃搆訟。官不直甲所爲。而王某劣名。亦豫爲官所聞。則兩斥之。甲罰鍰而已。王某弗承。一日余過甲門外。甲忽自門中大呼而出。言火發。衆爭集問。則王某力挾數猛入其家。將捉而毆之。甲自他門逸出。僞呼火發。資以自救。且把余袂。陳懇王某兇頑。余一笑脫去。以上所云。皆余歷歷親矚。然猶未足定之爲逆。所云逆者。直人生未聞之怪事。百死不赦之罪名。甲母李氏。慈祥人也。甲雖擁多金。而母勤儉如貧家婦。一日與農人挑糞者語田間事。甲歸。忽大咤曰。爾奈何與此輩爲眉目之挑。母大怒曰。吾年六十有九。乃爲此耶。甲詆母以醜語。母不能堪。謂甲妻曰。爾夫罪惡已稔。斷無善終之日。殺姊傷甥。甥澀於鞭撻。亦且斃矣。今又逼我。我死終不之赦。越日乘人不備而縊。甲大治喪。廣延鄉宦。一無至者。自是以來。日恍惚如有所遇。夜輒驚擾。非聚數人徹宵環列其榻不能寢。然一寢亦數驚。問之不能答。時時面井欲入。家人息息追躡其後。每入寢室。輒引縊欲縊。又爲人所止。妻妾大震。則延其外氏及他戚。爭爲防衛。一家食指。動增數十。盡

夜邏偵。日防甲逸。乃甲舉動如恆狀。妻解其辮髮。至以釰加禪。屏去其帶。家中尺繩寸帛。皆加祕藏。甲起居。伺者必五人。更番爲伺。如上下值焉。一日甲忽言欲置榻堂中。妻如議。堂中列榻十二。睡者三十人。三十人中。每逾一更。必五人守伺。逾更後。五人睡。而五人起。如是十日。而甲無恙。一日向晨矣。廿九人者皆睡。獨一老嫗醒。則甲之妻母也。天已辨色。見庭中屏門忽自開。甲母散髮。垂繩胸際。徐步履登堂。嫗麻木張目不能聲。甲母引甲至堂坳。有巨梯倚壁間。甲引首就縊。吐舌寸許。嫗強起大呼。而甲死矣。甲白皙高碩。狀如武人。平日能會計。善治生之術。積貲鉅萬。而行爲乃逾於狗彘。但以皮相觀之。寧測其所至耶。

畏廬曰。完顏亮親弑其母者也。然觀其所爲詩及填詞。皆清麗不下於宋徽宗。寧知其狂悖兇頑之行爲。有不可以人理日者。方甲之讀大學中庸。宗吳氏爲師。其設心固妄。然終有親近儒雅之意。而證其所爲。苟非余所目擊。直可斥之爲不通虛構之妄語。人心之不可測如是。則無怪今日喜亂者。多彬彬文雅之少年也。

江天格

江天格韶州曲江人。嘉慶中以蔭入國子監讀書。值萬壽節。免坐監一月。苦城居鬱鬱。遂移寓城外長椿寺。寺多厝棺。江性僻不畏鬼。襆被宿其中。月明徘徊庭樹之下。夜午始歸寢。一夕忽早宿。聞庭際有數人行步聲。計寺門已扃。卽有遊客。亦不應。夜中至此冷僻之地。客似五人。有一人語曰。此間寓生人。夜中輒往來樹陰。俾吾輩久不能出。殊可憾也。有一人答曰。此酸丁也。國學中乃無一通人。今吾輩且坐談。賞此弦月。江潛起伏窗間外視。見五人列坐庭階。一叟一中年人。餘則三少年。容色皆慘白。有陰氣。知其爲鬼。中有一少年發語曰。邇來多講小學。積書盈屋。長日搜檢。一字之來歷。徵書至數十種之多。忽然得之。喜溢眉宇。翻覆推究。衍爲千百語。實則以鑽研異義爲長。却於經文上下。畫成兩楸。初不之計。然而聞者已駭詫以爲得未曾有。滋可怪也。左次之少年笑曰。此尙爲能用心者。尙有專尋漢儒所未加箋疏者。采取僻書。積爲冊子。久久熟讀。乘瑕蹈隙。在大廷廣衆中。條舉而出。座人傾靡。以爲淵博。

殆許鄭功臣矣。然而全經原文。初未涉獵。令其背誦一字。莫能出口。時輩中固有其人。吾不欲指斥其名。存厚也。右次之少年曰。此雖狡獪。尙肯尋檢僻書。近來有一種人。專取冷僻書目。記其序文。銜之衆中。謂今日者。吾得某書矣。某書爲某人所著。在某年。頗盛傳其板本。今日光燄燿矣。不意昨於坊間。竟覓得一種。尙完好。彼此鬪舉其名。聞者瞠然。以爲奇博。實則吐其胸中所蘊。不能成一整篇文字。何苦竭一生精力。爲此茶餘酒半。弄人之伎倆耶。語次太息不已。叟微笑無言。中年者曰。大兵入關後。文字之獄。續續無已。不惟傾家。而呂晚村。至於赤族。此輩不得已。逃入考訂。特可憐蟲之舉動。汝輩何以斥訾其人。叟曰。諒哉。天下學問。果爲已耶。抑或爲人。惟不能自立於藝林。故爲是旁人門戶之學。平心而論。高郵父子之考訂。豈可厚非。餘人者。廚子耳。備其腥膻。和其五味。調其火色。用待呼喚。一一陳列。餽供人飲啖。於已實毫無所得。顧不有此輩。而古今相沿之謬舛。亦無發明之人。吾人之視考據家。只當代我用心而已。感且不暇。何至罵詈。不值一錢。至於尋墜義。買僻書。尙是嗜古之心。

未忘。使前輩遺書。淪於劫中。拔而出之。亦不爲無功。此皆不足深惡。吾所最惡者。近有一種人。自知不能傳後而壽。世則廣收護法之少年。加以諛辭。編之詩話。令之欣悅而附己。一唱羣和。結爲死黨。究竟能傳與否。自關實際。何至恃護法者而始傳。譬如釋迦之法力。必得迦藍爲之護。而後始成爲釋迦。苟無迦藍。而釋迦之名。遂同燼於涅槃之一炬乎。中年者笑曰。叟言似有所指。殆謂隨園乎。叟曰。隨園尙有幹力。吾言其不如隨園者耳。江天格者。固私淑隨園者也。聞之大怒。以研自窗間擲出。疾落庭墀。萬聲都渺。明日出告住僧。與言遇鬼事。僧言前此數棺。停此近十餘稔矣。其間三數。皆翰苑中人。聞名乃不能舉。江遂怏怏遷去。

柯紅豆

秀水徐生周景。名下士也。年二十有一。苛於擇配。自云苟不得通膽娟淑之名姝。寧終身鰥也。然亦不喜狹斜之遊。長日遨放山水間。每乘月明。以小艇周涉西湖。入金沙港。在叢葦中垂釣對月。犯曉始歸。人恆謂其有鬼氣。生聞而笑曰。與其合俗人酬

對其稱意處。轉不如才鬼爲佳。一日獨遊西溪。過留下。見道旁有小碣。署曰柯氏愛女紅豆之墓。生沈吟。謂閨秀不應以紅豆名。此名蓋似妓也。墓中人應作何狀。循名而追貌。必非常女。乃四周其墓。似新瘞未久者。不期心動。怏怏行。可數十武。天已垂暮。乃小憩林際。坐待月明。時過三月。綠陰已成。雜樹蒙密。陰沈如履深洞。適觸臥石。翼得小坐。坐時忽捫得溫軟之物。握之女烏也。則大驚。林間安得有此。暗中捫弄。左右綴小珠十數。長短在三寸以外。卽曰。此豈紅豆所遺耶。遽聞其後有顛聲。答曰。薄命人褻物。奈何竟落君手。生知其爲鬼。卽亦弗懼。亦答曰。適謁塋台。固疑長眠其下者。決爲天人。不期相遇於此。臥石尙寬綽。可以同坐。女曰。陰人不願觸生氣。相間在十步以外。聲吻可接。生曰。恨林深不得月光。容華乃不爲俗客瞻矚。女曰。君不憶黃仲則詞耶。鬼燈一綫。露出桃花面。雖極淒豔。轉使聾人毛髮。今不覿面而談。謂之與生人語。亦無不可。生曰。女士生時。家世恨不之知。女凄然曰。先君守南昌。以擅發倉穀罷官歿。母孀。二兄咸入國子讀書。家遺姊妹。而薄命人以瘞卒。妹綠滿十九矣。泉

下心憂其不得良耦。負此清才。知君擇配苛。願以妹之才貌。足以侍奉君子巾櫛。生喜曰。然則阿姨固陰爲我媒耳。女曰。人言身殞。卽與親屬渺無情愫。兒殊不然。生時與妹食息相依。凡妹所能。多半出兒口授。詩句一字弗叶。推敲恆至夜分。母氏每以爲言。兒與妹終不能改。君試過吳山之下。有梨花數本。粉白出牆者。兒家也。試以媒通之。兒亦示夢於母。婚必可成。此履旣已落君懷袖。異日愛妹歸來。留付紀念。兒或與秀才有緣。來生或踐今宵約也。已聞林外有數人。偶語而過。女卽寂然無聲。生亦悵然而起。趁月惘惘復至窠下。揖而祝曰。阿姨恩意深篆中心。隨時卽祠阿姨木主。俾賢妹來嬪後。知僕與柯氏固有宿緣也。明日果值得吳山之下。有梨花出牆者。則故南昌郡將。柯公宅也。而柯公同年呂西亭先生。爲生業師。卽以師爲介。通於柯氏。夫人夜來亦得異夢。適與呂師所紹者契合。則大喜允婚。綠漪年十九。長眉秀髮。風貌如仙。能爲趙承旨楷書。兼習子固水仙詩。筆清婉。然自紅豆亡後。晝夜悲梗。貌漸清瘦。夫人防蹈其姊沈瘵之疾。且夕思遣。旣定婚。卽匆匆爲治奩具。生家固有田產。

在萬金以上。母亡熒熒與乳母居。乳母亦六十矣。得綠漪則大喜。闔房備極倡隨之樂。一日生他出。女無意步及淨室。忽聞旃檀之香。入視。則龕中供一木主。上題來生聘約紅姨栖神之主。綠漪不解。其旁陳小金合。啓之。則紅豆棺中履也。失聲而號。乳母奔入。綠漪結舌不能語。問此履胡來。乳母髣髴述生言。然多脫節。綠漪捧履大哭。已而生歸。綠漪怒曰。爾奈何盜亡姊殯宮物。生不得已述遇鬼事。綠漪曰。既聘我矣。何復與姊訂約來生。生曰。姊所命也。顧君二人骨肉之愛。吾恨不兼得英皇耳。姊既無歸。吾若尊爲鬼嫡。又恐無以處君。若聽其弗祀。則不惟負恩。而且背理。今生妻恃汝。鬼妻推姨。使鬼得有歸。來歆吾饗。不寧可耶。姨言俟爾孀時。以履留爲紀念。聞亦託夢於母。問母卽了了。想君子友情切。或不以吾言爲妄也。綠漪且聽且駭。已而曰。姊終多情。惟來生果踐其言。吾亦當爲姊捧輓也。

畏廬曰。此真爲小說之言矣。天下安有是事。若紅豆者。可云情中之俠。尤鬼中之俠。月黑林青。男女相語。卽使秉禮者。亦難必其不亂。况乃鬼耶。顧人言之。而余記之。信

而不疑。似確有其事者。又將誰欺。第酒後茶餘。無可排解。果以余言述之於酒座。必有聽者之人。亦不必卽斥余言爲妄也。

薛存姑

余三十歲。外祖母鄭夫人。親授余書。每至夜分。輒述鄉間故事。俾余聽之。余勤。則母悅。恆媿媿不倦。倦讀則否。因憶得有薛存姑者。儒家女也。十四歲。能詩。如雲多隨意。片竹有礙人枝。一鳥嚮深碧。羣峯支晚晴。一路修篁何處寺。無人行處畫愔愔。皆佳句也。夫人恆喜誦之。存姑十八嫁柴孝廉子。亦清婉能讀書。伉儷至篤。孝廉妻伍氏。弗善也。謂吾家寒素。新婦應操井臼。不宜以文翰荒時日。則盡奪其筆研。令操作。晨箕而晝汲也。存姑應命如響。無戚容。而柴子乘母弗見。恆陰助之。存姑不可。則請諸其姑。令其夫出就外傳。伍可其請。然柴子隔日必以書歸。而存姑置弗答。謂答書適以勞攻苦之心。時孝廉物故久。家尙少康。伍晨起。部署家事。飭存姑了之。則白赴毗舍關葉子格。存姑日中。合其鄰婦織席於堂。鄰婦曰。吾見尊姑處君良虐。君白晨及

昏。手無停作。足無停趾。而尊姑常向吾家啾啾。道君惰窳。荒其家事。吾意辛勤至此。亦云止矣。姑雖虐。終不能夏楚君。置之可也。存姑曰。井竈之事。婦職也。天下焉有以職授人。而不求其盡者。姑之不直我。必吾職之未盡。行當盡吾職耳。鄰婦大慚。然中心實憐而敬之。一日伍命存姑殺雞。切而和糟。蒸之。迨伍戲罷歸。索雞。存姑啓鼎。雞空。但餘其骨。剩餘液。則大驚而呼。伍問故。存姑言雞亡矣。伍乾笑曰。爾饑。我固知之。願向我請數鬻。我豈不許者。必食之都盡。何也。存姑不能辯。而哭。但指鄰婦爲證。鄰婦曰。適與存姑同織。存姑曾一起視雞熟否。卽出。意至鄭重。俄頃之間。烏能盡一雞。此雞決入狸奴之吻。非存姑也。伍大怒。以爲家事。外人胡得而坦。乃批存姑。存姑泣曰。不孝之罪。決無可辭。顧婦人乃以饑名。竟竊老姑甘旨。胡以爲人。匆匆入。鄰婦知有異。顧不敢止。既而久不出。則窺之。存姑縊矣。乃大號。鄰人四集。碎扉入。下其縊。救之頗蘇。而伍又大哭。以爲喪此賢婦。聞者皆齒冷。正鼎沸間。縣官王公紹蘭過其門。王素以吏才自銜。下輿入問。衆不能諱。具以實告。公曰。此易辨耳。問此間通鄰家有

後戶否。對曰。廚次有小門。公曰。得之矣。令其侍者出錢四百。市桐油及湯餅。以油和餅熟之。徧召同戲者令食。餅入咸大吐淋漓。視伍氏所吐之膠液。雞塊咸存。公笑曰。汝平日虐婦。恆欲以重罪中之。顧婦賢。不得間。爾之盜雞。亦非有心陷婦於罪。特戲半思食。自後戶歸。見鼎中雞熟。就取而食之。既而又悟。平日以威嚴臨新婦上。一旦自承竊食其雞。防褻尊也。故以饒加新婦。而又無理自竊。則肆其淫威。至批賢婦之頰。此舉不惟狂謬。亦蠢蠢可憐。爾夫爲名孝廉。在法不宜辱。辱汝轉以傷孝婦之心。實告汝。天下相壻易。相媳難。壻之不賢。但失一女。子婦不賢。則謬種所貽。足爲家門之累。汝老矣。有賢婦而不知情。本縣告汝。當留悲哀思慕之根。與後人也。伍再拜自承已過。向天白矢。後決不虐其婦。公首肯者再。升輿行。鄰人譁贊青天。已而柴子小試。得首列。公讀其文字。謂之曰。若得母資賢妻之助乎。太夫人近有恩意否。柴子唯唯。不能答。公曰。勉爲之。勿負存姑賢孝也。

畏廬曰。南中雞質。愈於北產。殺雞。將之以酒。佐之以糟。煮未半。芳烈之氣。已紛騰戶

外。伍氏鬪葉子格久。飢而偶歸。聞香安能忍之而過。攫取而食。迨食既。忽思未告其媳。則大悔不可止。因而有批頰之事。王公聰明。乃能揣之歷歷。吾思伍氏長跼自思。不惟發媿。幾欲失聲而笑。昔有某君稔年爲縣官。將行。其嫂亡雞子。謂之曰。小郎此去。必能判決疑獄。今嫂失雞子數枚。意必羣婢竊食。試爲判之。某曰。易耳。令取水徧漱羣婢。一婢所吐。水中有黃。獄立決。蓋卵黃在齒。漱之立驗。若食雞者。非令吐又烏可得出耶。

阿脂

前三十年。安南之役。福州台灣。咸被兵。已而起劉銘傳撫台灣。而鎮南關亦捷。和議告成。台灣幸無事。大府卽闔撫番。冀改土歸流。以美政聳勸政府。然而番社不易撫也。筲深如海。里許路斷。生番履長藤如繩橋。官軍臨險不可飛渡。則相視奪氣。帳於叢樹之間。雖徹夜徼巡。而帳宿者往往失其首。覓之不可得見。或軍行半道。而林間出飛矢。中人立蹶。且有烏槍。不鳴則已。一鳴官軍必有死者。故淮軍雖百戰之餘。亦

不能長驅而直搗。特以熟番招之。餌之以利。間有至者。狀與平民無異。唯睫毛稍長。語聲啾啾然。而熟番爲舌人。稍能辨之。惟不習衣冠。惡履。恆赤足。久復叛去。然其人雖適於禽獸。而男女有別。妻弟之前。不能與其妻作褻語。一爲所見。卽拔刃相仇。斥爲非禮。番社無屋宇。拗高竹爲穹門。其下積土爲床榻狀。被以鹿皮。寥寥十餘衆。亦爲一社。得妻之法。以能殺人爲聘禮。割取人頭。銜其社中女人。女矜其武能。乃爭欲嫁之。間有美麗者。肌膚膩白如雪。不衣而袴。袴乃非袴。織布爲長裾。蔽下體而已。余鄉人劉勝。年二十三歲。精緣撞擊劍之術。以鐵爲方盾。外列巨釘如星宿。重三十餘觔。以左手將之。右把青銅簡。可二十觔。輪動如飛。一食輒數升。落漠不自聊。乃充台灣征番軍。軍中方講槍礮之技。未之奇也。劉恃其脚力。輒一人裹糧深入番社。瘴黑如墨。向曉濛濛。劉額上熱氣蒸騰。瘴不能犯。其履藤超澗。一如生番。又耳目聰明。矢彈之來。有徵兆已前聞。蒙盾伏避林間。飛矢如蝗。咸不能中。生番異之。則爭出。叢白刃阨之於險。劉揚盾舞簡。擊殺七八人。餘衆立遁。遂冒險深入竹中。諸番已盡避。獨

一番女坐哭不去。白皙秀髮而朱櫻。劉至。女哭愈厲。問之竟能作漢語。語音似溫陵人。蓋七歲時。爲番所得。長養於此。已與番社習矣。問名。則曰阿脂。問姓。則忘。劉曰。汝於村中有家乎。阿脂曰。尙憶兒時。戲門外。尙挈一穉弟。番人至。殺弟而留我。刼至此間。語次格格雜以番語。細辨之。極力詮釋。始了了。劉曰。歸乎。阿脂曰。不知家之誰屬。劉曰。嫁我乎。女羞不能答。旣而曰亦可。劉曰。汝有長紳否。女曰安用。劉曰。將縛汝於背。女曰。不利於戰。劉笑曰。此豈爲置念。女卽出芙蓉布。劉果縛女於背。奮其兵器。履行險阻。若無事。至一危澗之前。番人十數。揚械以俟。劉飛入其隊。奮簡力擊。當者皆靡。番所用刀。作柳葉形。如亞刺伯所製者。便捷輕利。顧劉勝之簡法。精良無匹。番又惜女不敢縱矢及槍。防斃阿脂。蓋阿脂豔名。振番社。久相婿不可得。番爭涎其美。意欲奪脂。不願死脂。故勝得脫於百死中。勝旣出。遂不歸壁。寓脂於相識人家中。然不得生番之頭。功亦弗錄。阿脂旣嫁劉勝。亦漸復其故。惟好赤足耳。余友周君曾一見阿脂於苗栗縣。時勝已以軍功補守備。阿脂亦生子。美如芙蓉。阿脂沈肅不苟言笑。

長日惟織布。願所織布。紋細而實且厚。夏日用爲汗衫。能卻暑。阿脂亦偶歸溫陵。以劉勝溫陵人也。溫陵人恆呼脂爲番女。脂不復辯。但曰。番女人而非獸。內地人固有入而獸者。番女未宜輕也。聞者爽然。

玉蟾蜍

社友楊柏如。慷慨尙俠人也。一日匆匆過余。言將有官事入城。余稔柏如不苟取與。生平憐貧篤舊。又與何人涉訟者。問之不答。言久久當自知之。旣而余過楊菊齋。問柏如何事。與人構訟。楊菊齋始一一告余如下。林某者。業小販。娶妻美而賢。生一子。繼又生女。三日。妻以暴疾卒。卒時出玉蟾蜍一小枚。寘女懷。謂其夫棄女於街衢間。署女生年月。裹蟾蜍於襟中。犯曉置之人家門外。有朱乙者。爲銀匠。得之。遂字以長名曰暖貴。年十二。朱顏秀髮。過者輒驚其豔。朱復以羸病死。其妻貧薄。不能自活。遂鬻暖貴於勾欄中。瀕行。付以玉蟾蜍。且示其故姓。而暖貴者。貞淑解事。知身世已墜煙花中。堅以死自誓。凡遇狎客林姓者。必舉其父之名詢之。顧林落漠無聞於鄉里。

間。遂亦無知之者。暖貴年十八。鵠母固恃以得纏頭。然年過破瓜。欲從夜渡中得巨金。趣之侍客。暖貴卒不可。橫施鞭撻。蓋九死一生矣。而志終不奪。其事爲柏如所聞。微得其父處。告以暖貴守死不屈節事。林大悲。柏如遂合資數百金。向鵠母贖暖貴。鵠居以奇貨。必千金。柏如爲署狀。授林。愬之於理。時曹少尹爲承審員。判歸林。而鵠執朱氏之券爲據。抗言非得諸林氏。果朱氏來者。請以女歸之。有朱松棍者。儉狻不法。遂冒爲銀匠。赴官自承。暖貴臨質。抗辯養父已死。遂出玉蟾蜍。並其生父所書年月。上之官。紙已霉腐。略辨行墨。官召林覈驗筆迹。乃相符合。而鵠猶抗強。言女歸林。且更鬻諸他氏。奪吾搖錢樹。必擇人嫁之。且必嫁士流。意脅官士流自愛。決不娶此勾欄遺孽也。柏如友王生。謹愿能文。年垂三十。貧不能娶。柏如強之入官。王平日得柏如周贍。重違其請。竟如約。曹少尹見王溫雅。頗心愜。卽曰。王生無因得此佳麗。楊孝廉旣以五百金代贖玉人。生獨不能少吐珠玉見示。使異日情史增上一重公案耶。生面頰不能答。曹立命紙筆。趣作一詩。生伏案前。填小令阮郎歸調云。霞洲淺瀨

漾輕沙。春愁結睡霞。帶香和恨託琵琶。何心玩物華。蒸翠被。掩銀紗。蟾蜍玉不瑕。聽他飛盡碧桃花。拋將蘇小家。曹得詞笑曰。詞似晏秦。然末句蘇字失叶。不如改作錢塘小小家。雖未工穩。然尙不悖於詞律。遂援筆判歸王生。判詞作駢體甚長。菊齋不能舉以示余。時流爲詩紀其事者。盈冊矣。

程拳師

建寧之南瓦鄉。有程村者。寥寥百餘家。恆多盜警。故村人欲習武以自衛。則延其族中程遂者爲導師。遂拳法生硬。擊奮似有大力。然遇柔術輒屈。遂亦不敢自信其術。每遇柔術家。輒降抑以酒肉取媚。建寧邇江右。江右之流氓。操舟者恆集於建溪。偶與村人小鬪。輒大集其衆。出白刃。問肆劫掠。故建人之畏贛人如虎也。鉛山邵老虎。年四十餘。精柔術。以武技噪其鄉。顧無行。不見直於父老。遂流寓建寧。聞船人言是間有程拳師者。學者甚盛。虎技癢。竟獨身至程村求試。而遂已前備具禮厚款之。席間虎盛張其能。必求與遂校藝。遂知不免。試作勢。虎凝立不動。遂進撲。奮拳時膊上

之筋。一一呈露。厥狀至猛鷲。拳至。虎作聲如牛吼。一揚手。而遂已顛百步以外。此蓋拳技中。所謂縱法也。縱法者。蓄關元祖海之氣。貫入二膊間。敵來按之。則立化軟如木棉。步隨身轉。敵來撲。輒蹈空不中。敵腕一交其腕。則縱氣發。舉周身之力。以一吼出之。敵觸氣立顛。卽以拳中人。亦曰縱身拳。譬如力有百斤者。合週身之力。注此一拳。已倍蓰矣。遂法木強。肢腕弗靈。手足分力。進退遲鈍。虎輕捷如飛。遂乃敗績。幸不爲學者所見。則出金十餅。賂虎。請勿言。虎知遂弱。時魚肉之。每至必令殺雞置酒。留輒數日。去必以贖。年七八至。遂漸不能堪。不得已告之。及門。時習藝可六十人。中有都講許尼。李苟。皆力雄千夫者也。語遂曰。虎藝高。而吾門衆。白晝相舐。當者或敗。若夜冲阨之於險。雖十虎不能有幸。况乃一耶。遂曰。如何。許尼曰。虎再至者。師勿留宿。但言有事。不能具禮。贖以數金。令行。計自村至石步。爲路可三十五里。彼間有石亭。吾輩伏亭次。環擊而踏之。抉其眼。奪其金。彼以爲遇道。刦耳。何能疑我。遂善之。是日虎果至。道遇一補履施姓者。問安適。虎笑曰。第從吾行。可得酒肉。施本爲贅壻於

近村。將成禮矣。以缺數金。岳氏責望急。故出避其囂。聞虎言。遂同行。既至。遂禮意如恆。留飲至夜午。言今夕無下榻處。贈金五餅。趣行。虎及施皆醉。盤散行暗中。三十里。近石亭矣。虎前行。遇繩。絆其足。立蹶。有十餘人出而縛之。並縛施。虎問何仇。不答。駢繫二人於亭柱。暗中似有物。抉其眼。痛絕。已而二睛皆出。施姓亦然。探其金。並虎舊蓄之五金。亦並取以行。遲明。行人過亭下。二人大呼。行者亦江右人。悉爲鄉音。虎遂述遇劫事。鄉人曰。盜之所重者金耳。抉目何爲。是必仇家所爲。非盜也。虎因舉程。遂事。鄉人曰。得之矣。遂合江西人數百。昇二盲人。至程村。遂堅不承。且言吾是夜有事。吾族人可證。且勿勿殺雞置酒。君去。吾尙未行。何能先期待於道周。虎忽憶當日遂之友周某者。微有資財。則告贛人曰。是必周某所爲。衆大譁。乃昇虎至周家。周不能堪。以一百二十金求免其訟。衆可。復昇虎至江畔破舟中。欺其盲。乃瓜分其一百二十金都盡。置遂及施而去。施之岳。方索金不得。遂絕其婚。虎亦呼號數日。斃於舟中。畏廬曰。習武技者恆相阨。技高者雖勝。卒亦爲人所中。天下唯深仇宿憾。爲難最不

易防。或出不意。爲人點穴而死。或僞爲和悅。求釋前愆。深情厚貌。彼此無間。斗一舉手。身首至於不完。吾已歷歷見之。遂之初志。以謙卑自牧。可云得保身之術。而尙不免於虎之婪索。故天下以藝名者。名愈高。則忌愈集。至於防不勝防。他藝之取忌。但有飛語誹謗而已。若武技者。不爲仇則已。仇深則性命之倖全。亦呼吸耳。勇夫重閉。此中國語也。而英倫之勇士。亦有是言。正以防仇於不覺耳。

破產知縣

閩之霞浦。有村曰林邨。蕩子林九者。博徒也。日博而負進。家具悉鬻而付之博局。妻不能堪。遂抑抑以死。九益無聊。則遷於福安。爲郭氏媼雌所贅。遂冒姓郭氏。媼曲狗其意。稍與貲。九復縱博。積二十餘年。生三子。一女。郭媼爲子女計。遂斬不與資。九故態復萌。日取家具易錢。後妻大忤。一日敗歸。誤拂其食器。器碎。妻大怒曰。博徒。汝敢碎吾器耶。杖之。九計弗行。且見逐。顧無所之。遂歸故鄉。九故有一兄。逝矣。嫂遺二雛。一行樵。一作小販。九歸時。道見野葛。因採數葉納之懷。意圖死也。將入邨。遇其前妻。

之弟黃二相見道故。詢新歸何作。九漫應之曰。販豆餅耳。二問幾許。九曰。掣得百餘元歸耳。匆匆遂別。既至。嫂年六十。家復貧。問二姪。則皆未歸。嫂爲作糜。而九卽潛服野葛。腸斷大呼。嫂出而九孔竅皆血。死矣。二姪旋歸。謀諸其鄰。鄰皆林氏。其長老言曰。九出二十餘年。爲吾家子姓。既自裁。瘞之可也。明日黃二至。問九所在。林媪結舌莫答。然終不以實告。斥九爲白晝遇鬼。因而大鬧。二私計九以百餘金歸。是必爲嫂謀斃。偵之數月。得實。知無可訟。則亦置之。然恨媪之詈已。尙欲報之。一日以事至福安。逕造郭媪之門。告以九死狀。媪有戚爲訟師。居左鄰。延之定策。訟師曰。林媪赤貧。無可侵剝。林村中有富碩者乎。曰有。某甲四兄弟。伯叔入郡庠。仲季均武生也。臨橋設肆。市百物。家資可數萬。訟師曰。可矣。然二必爲證。二不可。訟師曰。汝但言過於村外。知其有百餘金足矣。於是訟之霞浦縣。言九挾百四十金歸。過橋。與林之季弟遇。九負季博進久。季欲留其金。彼此互爭。九逃。季以刀中其顛。立破。藁葬矣。縣官何姓。科第少年也。初斥其妄。不許。既而再三訟。不得已召林茂才至。令出一百六十金了。

此訟。茂才呼冤。官曰。我固知之。然非此莫了。茂才怒曰。我願納金城塚。不能投狗洞也。官笑曰。汝以我爲狗也。吾今當檢驗九尸矣。明日必下鄉。然不時至。官之初意。尙待其以賄罷訟也。而茂才執不可。長老且代之謀曰。郭氏訟季刀中死者之顛。果竊啓九棺。剖尸以實其言。不寧敗耶。今宜先起棺。付諸其家。令守之。明日官至。郭孀臨棺大呼。言林茂才易吾夫尸矣。官曰。尸果易耶。尙何驗。麾從者。乘輿歸。旣遠。識者曰。敗矣。尸有痘癍。且年五十。又服野葛死。果倉卒易尸。安得此三事俱肖者。果以情語官。訟必得直。今官行。大獄興矣。官旣歸。卽以吏盡捕其四昆。斥衣項。施以楚撻。每撻必曰。狗洞如何。城塚之金。又安在。時有同宗林甲者。爲之別延訟師。訟師陳詞如識者之言。辯三事。官不能詰。告之臬司。謂有助訟之人。臬司飛籤。取助訟之林甲。甲潛逃。然吏役百數。擁塞其門。甲家以三百四十金了之。於是居間者。爲平亭。郭氏得五千金。訟罷。而官僞爲剖斷。仍判百六十金。官亦得賄五千。綜計林氏以無證之獄。覆其產矣。閩人喜訟。而又負固。不審後禍。哀哉。

畏廬曰。翁少年時。遇鄉里有構訟者。不問是非。但曲繪吏役之貪狀。及罷訟後之追悔。摹寫情態。聞者失笑。往往以此寢其爭。鄉之訟師恨入骨髓。以爲屢敗其業也。尙憶有縣役王美者。自言有上舍與某翁訟。兩家咸有鄉宦爲之助。官不能軒輊之。上舍忽謂美曰。汝但能詈辱翁之先代。吾饋二十金。美諾。復謂某翁曰。吾能爲翁詈上舍。得二十金者。吾決爲翁效死。翁大悅。美受兩家金。臨質之日。上舍與翁分舍而待。美當路大詈。又分遣兩人。就待質之所。示以狀。上舍及翁咸大悅。以爲代己詈仇也。乃不知各以二十金。倩人詈其先代。彼此均在夢中。則真事之無可解者耳。

符籙

丁生。忘其名。閩人也。生平尙風義。急人之急。自言不犯二色。平日寡言笑。恆讀楞嚴法華諸經。湛深禪理。好與人論南宗禪學。家本非豐。以濟貧周急。漸漸中落。一日在破書肆中。以百錢購得手抄符籙一卷。中多禹步行法。施治狐鬼之術。時時有朱字靈符式。初讀以爲妄。已而中表之女。犯狐魅。啼笑間作。觸之則拋擲器物。而空中亦

若有人助擲者。熟飯餓中。忽得死鼠。以瓶儲酒。化而爲溺。家人不堪其擾。一日丁生偶至其家。亦心惡其虐。顧無如何。夜歸忽憶市得符籙一卷。卷中語似歷歷有驗。則姑試之。遂作符一道。並以木匠黑繩。就病者床下令人對引而界之。卽焚符於床下。病者大哭求去。然啼聲漸微漸遠。似另有一人哭者。而病人霍然遂蘇。鄉里爭集以爲神。於是丁生能禁勒孤鬼之名。播於遠方。然生遇輒謝却。不爲施治。以爲偶中而已。不必卽有奇驗。秋日蒔菊滿庭。丁晨起灌花。有老叟跪於門外。年七十餘。鬚髮純白。丁大驚扶掖起問來意。叟言跪門外二時許矣。以先生道行高。吾家有孫女。爲叟生平鍾愛者。忽患狐魅。昏不省人。家下又時時火發。雖未兆焚如。然已煨燼衣物。非鮮。孫女病已經年。叟賣去腴田。以人至龍虎山求天師。亦無驗。昨聞先生抱神術。又非神巫可以資致。故叟以七十之年。長跼門外。冀先生一臨。靖此妖氛。全我弱息。丁生笑曰。安有是事。前者親串家。偶有小崇。故憑故紙抄撮以禳之。幸得微驗。今天師之力所不能禁。鄙人有何道力。能爲翁驅崇耶。叟復涕泣下跼。生不得已作一符。並

教以取木匠之繩。如法試之。越日叟復至。言焚符後。少靖。昨日復大呼。謂請得豹山老娘娘至。不畏汝術士也。丁愕然不知豹山娘娘爲誰。意爲老魅。自審莫敵。乃堅謝此叟。叟長跽不去。必欲一行。生無術。遂挾書以輿至叟家。未及一里許。家人已奔迎。言火發已三四次。磚石飛擲如雨。祖先靈牌。飛舞空際。久久不下。已乃騰擲於溷次。生聞言頗怒。卽謂叟曰。此間能否假館書符。叟曰可。卽引入近村一小廟中。生乞硃及黃紙。僅乃得之。生禹步。書朱符。中作圓圖。署字重疊。直類朱丸。又作一符。外贖文書曰。飭城隍。連作三符。一焚前門。一焚後戶。一符則焚諸社公。獨此文牒。向空焚之。卽以朱丸之符。付叟曰。未至家三十步以外。焚之。時已薄暮。部署甫竟。生復自作符。令以白灰。至作圓圖。生握固端坐圖中。叟如言。以次焚符。室中尙寧謐。及焚朱符。家遂大亂。人人爭見有甲士塞門入。房中忽出一老媪。態至龍鍾。然能格鬪。甲士環擊之。媪大敗逃。嚼齧曰。吾往取廟中人。於是甲士爭入。覆榻移榻。截狐十三。狐首疊疊。擲之階下。而丁生者打坐至夜午。忽有巨石自廟外擲入。至灰團旋落。突人一老

媪言曰。爾恃其道術。乃殲吾種。丁生握劍訣言曰。爾殘人以逞。法宜赤族。媪張其牙吻。欲突入搏生。顧此一園。如有重梗。不得前。則曰。汝尙梗直。生平無過。實告汝。汝不燬所藏書。爾子孫必用。是以圖食。以爾之生路。爲我死路。汝族亦無類矣。生曰。媪姑行。自是以後。余亦立誓。不爲人施治。願心憫此叟之慘狀。遂動我救人之心。且與媪非仇。何必以殺人爲快。不過聞媪以神通炫人。不期用此大力。媪行矣。大家思過。安有悔恨之曰。狐媪似動聽。倏爾不見。

有薛先生者。生平能背誦四書講章。又好請筭仙。此事卽薛先生語余者。事隔二十九年矣。丁生亦實有其人。曾以佳文茂考第一。食糜餽。乃不知其懷道術如是之神。薛先生言自是之後。丁果焚書。不令子孫繼其業矣。不背信。不銜奇。君子哉。

竹影庵

濟南有富媪王氏。年三十而寡。有子七歲。願以單獨之故。乃拜鄰庵尼僧。幻雲爲乾阿嬭。凡尼有所求請。媪靡不應之如響。願尼之求。初非飾佛象裝梵宇。凡民之癡獨

凍餒。爲雲所見者。雲必造請媼。俾媼調之。雲爲之介也。雲每請必太息曰。衲爲媼種福耳。非敢資他人之有以爲惠也。媼曰。開士所求。均不爲己利。聞有哭聲。輒出庵而止。寧止爲未亡人造福。亦所以結鄰里之歡。不然未亡入擁此重資。子幼而丁單。又何爲者。如是七年。媼子王永十四矣。聰明能文章。已入郡庠。尼來賀曰。孺子頗荏弱。宜習武。用助其體力。不如從尼茅庵中讀書。並以學技擊緣。撞諸藝。媼大驚曰。焉不知大師能此。唯此弱子。羸而善病。吾至引以爲憂。果能暴長其筋力。則習武亦適以助衛攝。永自是從雲於庵中。庵曰竹影。以多竹名也。永三年之學。不惟能飯。力乃溢。出平地。超起行簷宇上。又能駢二指按簷端。垂兩足於下。巡簷過十餘丈。徐徐着地。輕若飛鳥。媼乍見。深以爲危。然喜其健而善飯。則又喜尼之善己。十八領鄉薦入都。嘉道間。山東多盜剽。越人於貨。日有所聞。瀕行。尼出小劍十二。教以百步擲人之法。十日盡得其祕。道行二日。曉起聯車二十餘輛。永主僕爲之殿。前車遇劫。盡數車之裝。暴客十餘人。跨駿馬。腰弓矢。永徐步下車。就客馬前拱揖曰。諸君綠林魁傑。奈何

窮及書生。必不得已。請一二人下馬地鬪。今恃其多騎無爲也。中有少年盜。可三十餘。大笑下馬仗劍言曰。孺子能鬪乎。劍也。或角拳勇。唯孺子所擇。永願僕取車中青銅簡。盜亦按劍以俟。甫交。簡落如星點。盜劍不知所抵。立靡。馬上一盜。方注矢且射。而目中已入一小劍。立蹶。衆不知劍之所來。更一人亦然。然永方挺立四顧。一無所動。盜謀叢射之。然永之簡法。上下翻飛如嚴城。無一矢能近者。知不可敵。呼嘯去。遺二尸於道。永徐前收其雙小劍。意態蕭閒。若無事焉。衆亦得免。永旣報罷。歸行故道。忽見一老人。癯而喘。跨蹇躡其後。永行亦行。永止亦止。心知有異。然嚴備之。旣抵里門。老人亦跨蹇過。審顧門宇。再三而去。永見母。祕遇盜事。卽款庵告其師。師驚曰。此老人面上有赤痣二。癯而喘者。非歟。永曰。然。尼曰。是爲劇盜。曾入吾師之門。以無行檢。屏去。然非老衲敵也。知爾歸裝無長物。故逡巡至若家。將攫多金。今夕必至。衲當至爾家備之。是夜無所聞。曉起。老尼已去。案上遺帶血小指一。尼卽以指作艸書曰。盜少創。已行。茅庵無人。衲歸矣。

宣城生

某生者。宣城人。應郡試於寧國。寧國有靈狐。頗著冥迹。生以香楮請曰。今茲果得雋。必立廟以祠仙人。已而榜出。果人郡庠。生喜頓忘前諾。既歸大置酒。延其親賓。則亦不言所立廟事。忽一日臨飯而僵。吐沫跳叫。言爾乃輕諾寡信。食言而不廟我。家人茫然不知所謂。迨微醒。詰之。始吐實。然生父亢強不之直也。是夜竟失生所在。而門戶扃鑰如故。則遣人四出覓生不可得。明日侵曉。有人見生偃臥於甕城間。狀若洪醉。昇歸窮詰。生不省所出。亦不辨所從歸也。翁既得子。仍寢其廟議。逾日生復渺。家人張皇四出。數日後得生於小山之顛。山斗絕。不可階而登。生危坐其上。百計取而下之。於是家人日夜嚴伺。少交睫。生仍渺然。若凌虛而行者。於是半月不可見。忽有人投書其門。則其子書也。書言已在寧國某逆旅中。趣來迎。家人如言。生歸聚詰。其何以至寧國。生曰。有女郎韶秀年二十餘。縞衣紅裳。入門挾吾行。其行也若履雲霧。爲余置逆旅間。且留金給予旅食。諄諄責立廟事。且不直我之負諾也。翁此時微

信。且曰。宣城名區。卽廟於宣城不可耶。子曰。女郎言必寧國。翁曰。女郎謬也。非宣城者。吾決不出資。久之無變。衆備亦懈。一日復失生所在。翁怒曰。男子果有福命者。魅何能爲。今此子爲魅顛倒。如弄玩物。左右東西。可以搆置。卽生存亦奚爲者。况吾多子。不必恃一庠生。以爲家門之榮。聽狐女所爲可也。戒家人勿再尋覓。越月生書自滬上至。言已趁舟而來。今仙言將挈我入九龍山。幸家人救我。翁得書。晒曰。九龍盜藪。吾子或爲寨主。亦佳事。置書不復。此事得諸傳述。乃不知其究竟。然言者至誠懇。非打妄語者。故記之。

畏廬曰。茲事大類柳河東集中李赤傳。李赤遇廁鬼。白日中見婦人。遂以巾自勒。經人嚴守。則竊出投廁。凡經數日之衛。卒逸出陷廁以死。余謂非狐鬼之能陷人也。其肇也有端。其入也有機。狐鬼踐其端。乘其機。遂因之而生幻。宣城生重視一青衿。至自狎於狐。求遂其所志。是先自啓以端。自發其機。旣又負諾。則狐直而人曲矣。凡鬼神之道。孔子所不能言。卽西人哲學家。亦言之不得端兆。然明明有神學在也。將信

其有。則自納於邪。將言其無。則幻迹又歷歷可據。宣城生事。余不敢爲臆斷。聽後來博學之君子。資爲神學之研究可也。

糊塗案

天下有據理斷其必無。而準情出於或有者。如余所記之糊塗案是也。縣官臨民。心乎民者寡也。心乎民而能知民之情僞。乃又寡。而刑幕胥吏之所據者。必取實說。始成爲定讞。顧有證據均確。而情事實虛。則雖有聰明之有司。亦斷不能起而力爭者。一則爲法所拘。一則懾乎考成。而憲幕又保守成例。如金科玉律。此所以下有覆盆。而上無明鏡也。閩縣有差役王甲者。貪而狡。娶於某村許氏。村之婦女。咸赤足能作苦。妻妹美而蕩。名曰春蘭。家有園圃。藝菜甚甘。蘭日肩其家菜。售之市人。售竟。必過甲家。飯於姊氏。漸漸與甲染。姊知之。而不能禁也。一日蘭忽不歸。家人四覓不能得。奔告王甲。甲亦愀然無歡。佐家人出覓蘭。而音耗渺然。顧蘭夙已定婚於吳木匠。木匠兄弟二人。兄阿大年四十餘。弟阿二年三十也。匠氏恆不以名語人。人之呼吳兄

弟者。大曰大司。二曰二司也。二司以霍亂死。而蘭之訂婚約者。實爲大司。然婚約中。不書大司。則署名曰吳德榜。德榜聞蘭遜。索人於許。許無以應。德榜曰。人旣不可得。則吾力作所得。下聘之。二百圓當見還。許不能答。德榜怒。訟之官中。官符迹蘭不可得。而甲妻忽謂其兄弟曰。汝輩但取王甲拷問之。必得蘭。兄弟如言。誘甲至家。反翦而懸之。答撻無算。甲始大呼曰。吾實知蘭所在。在北嶺曹媪家。兄弟仍局甲不聽出。羣至北嶺。詢得曹媪。言蘭以前一月至。留一日自去。媪莫審其安之。兄弟更歸問甲。甲曰。吾所知者止此。卽撻我至死。吾亦不能得蘭矣。許氏兄弟不得已釋甲。官仍令追蘭。一日蘭忽自至縣署鳴冤。言大司有禽獸行。將謀死弟之婦爲妻。官愕然。蘭自陳曰。蘭所嫁者爲二司。年三十。以霍亂死矣。名曰德榜。而大司者。冒德榜名。且婚書中書年三十。而大司年四十餘。乃欲溷死者之名而圖我。官視大司黑醜。果四十以上人。又召集鄰右問之。大司果名德榜乎。願鄰人但知爲大司。而婚書中名。乃新定。閩俗所謂加冠字者。大司以齒過長。於婚書中故縮其齡。二事遂留罅隙。衆經問皆

相顧莫對。官曰：獄定矣。以年齒論，與二司符。問名則又無知者。大司之狡，謀其死弟之婦。事屬實，乃杖大司二百，逐去之。判蘭別嫁。

劉王官

前清三藩未叛之前，老耿王居閩之水部門。至今人稱爲大王府者是也。邸第深邃，周圍徑一里。別業則臨瓊水之上。光緒間，易爲給春園。李子和王補帆方爲督撫，補帆築十三本梅花於其間。畫橋流水，荔樹參天。夏中荔實纍纍如火齊，導瓊河之水入牆，分流抱畫閣而過，較諸三海，雖無樓台重疊，然景物皆出天然。王在時，引諸姬蕩舟其間，儀衛甚盛。遊人戢足不敢過其莊門。後此雖易爲繪春園，而居人仍稱耿莊也。王朝京師，而劉王官名升者，特從。王官家一老父，年七十，然至健飯，續娶陳氏，美而佻，生二子，甚白皙而聰美。老人愛之。王官行時，囑其妻必善事老父，勿缺甘旨。妻諾。王官旣行，陳卽立減老人之膳，先撤其雞，然每食尙供魚肉。旣而去肉，繼而去魚。俎上直菜蔬耳。已而又去而進以鹽豉。老人莫堪，怒而示意。陳曰：翁乃不悉物力。

艱難。郎行不留錢而予新婦。新婦顧能以無米之炊供老人。明日之瓶罄矣。將易飯爲醢。降至於糠覈。翁何尙啾啾之云。老人曰。何至於是。廩中不有陳粟乎。糴之可以得肉。婦曰。春而令脫者何工。翁必欲得飽。可自行春。翁自恃力強。不得已負粟行春。長日操作。而二孫恆匿不見。偶爾臨春室中。問其母所在。則言方飲諸舅於房中。翁念陳無兄弟。吾子在家。不恆見其問訊。何以子行。而外兄弟之多也。時不春不可得食。間日或得一肉。顧亦安之。靜待其子來歸。經五閱月。王自海道歸藩。乘便朝石鼓。參慧月禪師。禪師行高。能前知。王敬禮之。稱弟子。膜拜。師合十。瞑坐勿動。王微問休咎。小者輒奇驗。大則弗答。王退。劉王官恃有寵於王。則請王入謁大師。王可之。王官入方丈。長跪禪床之下。師久不作語。王官請曰。弟子百無所念。願五閱月中以二百金餉老父。乃不見答。近鄉情怯。欲就大師乞休咎。詎老師嬰疾耶。師唇吻微動。旣又不語。少須曰。汝傍壁坐。王官如言。逡巡就壁間。海燈大明。忽而燄縮作慘綠。王官恍若入夢。見其家西廂之外。有小室。中置巨臼。有老人龍鍾。以麻布圍腰。每一下杵。輒

呼曰。阿彌陀佛。厥聲隱隱。直入耳際。王官自念。老父平日慈祥。奈何僮鶩朽老人。任茲苦役。心方惻然不自安。忽又見其妻室中床榻妍整。惟榻上陳角枕三。意者二兒所御乎。然枕巨。殊不宜於小兒。心忽忽如有所疑。而清磬一聲。霍然而覺。海燈復大明。驚起膜拜坐下。師曰。劉居士。適爾所見如何。王官曰。弟子似已寧家。唯此老人誰耶。師曰。居士無罪。歸自知之。王明日起。節入城。王官侍王歸邸。乞假至家。直奔春室。則所見老人。非他。乃其父也。則抱而大哭。言自京邸寓二百金。並家書。老親久不答。不圖爲忤逆之婦所苦至此。翁嗚咽不能語。王官呼二兒。二兒奔集。問若母安在。答言已從舅氏外出。王官曰。若外家無人。又安有舅。出刀靴中。四覓其妻。不可見。已而得之。廚次小屋中。緝久矣。王官遂以大師示夢之言。告其翁。並云。臨時時。師言居士無罪。夫棄父於不顧。已宜死矣。胡言無罪。翁曰。罪不由汝。今悍婦已知恥而逝。可勿問矣。王官怒。命藁葬。翁不可。遂命更娶。撫其兩兒。

畏廬曰。石鼓湧泉寺。學者甚盛。吾每歲輒數往遊。計至山二十七度矣。前十餘年。有

古月者。人人言其能前知。於是搢紳先生咸署名爲弟子。且爲之行募。古月居石鼓。忽欲再興雪峯。歛城中金錢無數。余聞之心弗善也。後此聞古月屢屢入城。與大人先生作雅遊。其去慧月遠矣。

莊豫

莊豫一名莊芋。台灣劇盜也。能以飛鏢於百步之外。中人無不死者。飛行絕迹。日可四百里。飄忽無常。然性俠烈。剽劫所得。悉以贍貧乏。無告者。遇官捕急。恆聯數家。以死藏匿之。豫所過處。雖懸金購賞。人咸不舉以告。有土豪紀姓者。父子八人。均精於拳勇。魚肉其鄉里。鄉曰彪村。村人尊紀翁曰彪侯。民雖冤無敢訟官。得訟亦無敢問也。近村有郭琬者。多田而女美。侯之第三子紀儂欲得之。通以媒介。願娶爲妾。琬曰。吾女欲嫁士流。尤不願爲人妾。幸謝公子。勿罪方命。儂怒曰。士流寧直一錢。且酸腐令人呃逆。以我家媵爾女。在若可謂鼎貴。今乃拒我。我焉知世有法律。亦惟力是視耳。立集其佃人十數。揚械至琬家。取其女。女嬌啼散髮。攀戶不出。儂臨之以兵曰。婢

子行且富貴。何哭爲。以四人舁之以去。女矐眇。家人從哭數里。行人見者皆憤。顧無如何也。郭夫婦日暮扶攜歸。淚盡而暗。忽遇一丐者。曰。郭翁胡不赴愬於官。郭悲曰。官寧如彪何。丐者曰。然則愬之莊芋耳。郭曰。芋何人。其貴官之有方者。且不貪而能理煩冤者耶。丐曰。芋英雄人也。能平人之不平。郭曰。其人安在。丐曰。翁果有需於芋。吾願爲紹。媪宜先歸。吾引翁造芋。郭痛女切。亦不審愬之濟否。與丐言之誠僞也。相將入山可三十里。天已沈黑。丐掖翁行。有深潭。水聲澗澗然。潭上似有茅茨。微燈映發。窗戶中有人聲。丐呼曰。莊先生睡耶。窗中人答曰。來者爲阿摩乎。摩又攬事以干我矣。潭深。吾出燈以照汝。翁見一少年瘦峭。而目光四射。眉長入鬢。氣概凜然。則嗚咽奔蹠其前。言彪侯奪女狀。芋笑曰。是翁欲落吾手者數矣。顧有人爲之居間。得道其命。至於今日。今乃愈行愈厲。凌及羸弱。其罪可誅也。翁留此進少食。今夕必有以報汝。語後入室。遂弗出。摩進食於翁。翁以爲芋寢。摩曰。行矣。是夕紀僂得女歸。將犯之。女大哭。聲徹戶外。家人大笑。僂不得逞。則痛鞭之。女創重且死。忽聞瓦上有人語。

曰。僕今夕花燭。奈何使新人受答。紀翁驚曰。芋也。止家人勿聲。衆皆匿械而伏伺。芋常服徐下。與翁拱手爲禮。翁曰。蠢子今夕納妾。妾遽別其家。作嬌啼耳。乃驚及足下。芋曰。恐非嬌啼。殆求免於死耳。翁變色曰。然則芋來爲郭氏索女耳。芋曰。卽如翁言。且奈何。翁曰。吾家非屈於人者。平日知足下盛名。顧未見所長。今或較其高下。定彼此之雄雌。芋笑曰。敢不如命。然翁家有七子。將俱來耶。或舉其才者以敵我。翁曰。老夫駑朽。尙堪一試。芋曰。請出其兵。翁就壁間下長劍。出匣作青氣。氣勢威猛。芋赤手。徐出一囊。厥聲琅然。鐵丸也。劍至如風。芋已飄瞥於屋隅。翁趨步刺之。芋又飛越翁頂上。翁橫劍將斷其腰脊。而芋已超登案上。踐膽瓶而立。翁第二子。奮長槊仰而搯之。芋始出一丸。中二彪之目。立仰。芋呼新郎出面我。僕不得已。揚刃冒進。芋更出一丸。中其陰。痛徹心腑。亦仰於地。芋面翁曰。彪侯垂老。負盛名。吾不汝辱。凡人知止不殆。可以郭女見還也。實相告。今日若出吾鏢。爾家無類矣。翁知勢不敵。立投其劍。芋收丸下揖。言此來盲君之子。並宮其一。僕陰已腐。不能人矣。此少爲淫人之戒。時女

氣息僅屬。扶出堂上。芋曰。翁以布來。遂負女於背。以布束之。瞥眼登屋而逝。彪俟駭然。自是不敢爲暴於鄉里矣。郭翁得女。謝不已。芋竟以二十圓賜阿摩。時台灣某縣。以貪名。芋聞之。笑曰。天賜莊豫金矣。某官罷。行裝數百具。然芋探篋之輕重。能識金銀。中有小篋絕沈。以三人執械輔行。芋直前推其三人皆跌百步以外。芋取篋如舉毫毛。健步直趨。數十人舍裝追之。不能及。芋既得巨金。乃大施舍。某怒。遂以語餽之。鎮道言芋將謀反。邏騎四出。必得芋然後已。然主兵者。恒夜中失其頭。鎮軍愈怒。下令得芋者。受上賞。於是官中人。乃爭欲致芋。鎮軍又馳檄四出。芋漸漸路窮。每至人家。輒執兵據榻。開門而假寐。兵亦躡踪而至。芋卽飛行。已而官謀以重賂餉芋。所狎妓荷醉。荷醉允。芋至則矯爲淫態。以媚悅之。芋亦久疲於行。倦極。得酒卽盡醉。乃不知酒中已實藥矣。甫就枕。而兵已屢入。芋驚索鏢及丸。咸莫得。呼曰。荷醉誤我。欲騰起。越過來兵頂上。顧藥力偉。乃不能奮飛。左股已中鉤。遂就縛。面官自承。歷歷無隱。臨刑言笑自若。謂一生急人之急。但不知古人中何人似我。恨我不讀史。無能舉以

自方也。

畏廬曰。莊芋之事。吾聞之錢塘王君。至於彪侯事。又得於同里何姓。余疑事蹟似近。點染。願小說家。又好拾荒唐之言。不爾。文字不能醒人倦眼也。生平不喜作妄語。乃一爲小說。則妄語輒出。實則英之迭更。與法之仲馬。皆然。寧獨怪我。唯莊芋臨刑一言。甚怪特。似生平有異稟。方能言此。海外固多異人。今馴伏於日本人威力之下。雖得百莊芋何用耶。

吳生

吳生道素。永嘉人。隨其世父宦閩。年十七。白皙姣好如美女。髮長委地。其黑如漆。秀眉朱吻。人人恆以衛玠目之。願齷齪不審風情。長日飲食外。惟讀書。而尤嗜八股。對燈琅琅。讀至夜分。非世父力止之弗釋。燈熄後。枕上尙有哦詠之聲。而人人又目之以書癡也。寓於北門。北門多需次人員住宅。長洲葉公。以道員分閩候補。女公子絕美。能詩詞。願擇配。苛。葉之季父與吳公父爲同年生。彼此通家。遂相過從。然女累至

生家。咸不得吳生一面。生食已卽下鑰。伏案。自以小銚儲水。時自煮茗。雖臧獲不能近也。一日春盡。芍藥盛開。生忽出徘徊花間。口中尙誦陳勾山紫竹山房時藝。每到佳處。輒大聲高吟不已。婢媼遙望。竊竊聚笑。然咸心豔其美。爭欲挑之。而吳生茫然。都不之解。夏中酷熱。生尙閉戶。顧爲暑氣侵暴。頭岑岑然。不得已出而乘涼。而時藝仍不去手。時吳夫人方招葉夫人小飲。女公子亦至。遂同遊涉園次。葉夫人見生美麗而嗜書。心已屬之。卽謂吳夫人曰。此爲夫人愛子乎。吳夫人曰。猶子耳。小郎夫婦均逝。癸子無依。故攜之至此。此子虛有其表。人事一不之省。但長日閉戶如處女。食息不去書。吾家太守恆憂其愚。不審後來何作計也。葉夫人曰。嗜書亦大佳事。公子少年韶麗。而又苦讀。吾決其必爲偉器。言次。生自花陰中。已見女郎。然亦驚歎其美。亦不解其所以然。旣歸。對燭冥想。初無淫靡之思。似女之秀色能撲人使之喪失所守者。久之。忽曰。吾又費時刻矣。奈何爲無爲之思。拋我正業。乃復吟誦。夜午忽聞有叩扉聲。忽念夜深何人至此。啓視。則日中所見女郎也。羅衣長裙。結高髻。初無釵飾。

而容華絕代。入時舉止端凝。初無規膏之狀。生竟踈踏避於屋隅。不敢致問。女忽曰。兒爲西鄰葉韻蘭。乍至君家。見君注目花陰。似眷眷於我。故不憚行露。冒昧造君。非有所干。但欲問君操業。何爲苦篤至此。生旣不解人事。一聞叩其所能。則大喜。盡出其制義之稿。求正於女。女讀至三篇。卽生倦容。謂生曰。書生長此不已。將終身爲腐朽之人。八股固小道。然必飽讀經史子集。參以生平閱歷。方能代聖人立言。卽君所嗜之紫竹山房。陳先生亦讀破萬卷者。且能詩。君今但讀其八股。而陳先生所造之深淺。書生亦能知之耶。生曰。所謂詩。決爲試帖矣。然亦安能如簡學齋桐雲閣兩家之敏妙。女曰。君能學簡學齋及桐雲閣。似尙可造。此後不許更研八股。吾有書一卷。當熟讀之。藝業必且大進。視之則晏小山詞也。其上韻蘭用簪花之格。批點殆滿。其書鷓鴣天詞中夢魂。慣得無拘檢。又踏楊花過謝橋句下云。詞入之夢。原無拘檢。若闌秀亦襲此語。寧非蕩人。又書生查子無處說相思。背面鞦韆句下云。此語大有傷春之意。鞦韆背面。又在梨花寒食之時。爭生可耐。詞人輕薄。故狀閨情。當遣入泥犁。

之獄。其書南鄉子。且據如今情分裏。相期。只恐多時不似初句下云。此直淫奔之詞矣。總之小山風懷。遠過其父。較淮海遜其天然。比六一實多佳語。北宋手筆。當在二三之間。吳生初讀不解其趣。然葉女數來。指其妙處。則大悟。輒高聲誦之。琅琅徹於戶外。吳公一夕偶至園次。忽聞生誦聲。怪其不類。臨窗竊聽。似有女子在中指授。窺之。葉韻蘭也。則大驚。恐排闥造問。轉生意外之變。乃進告其夫人。亦爲奇愕。願一牆之隔。無徑可通。韻蘭何從而至。明日往訪葉夫人。談次問韻蘭夜來何作。葉夫人言夜來只挑繡。繡倦與老身同榻。夜中或數起淪茗。吾心至以此小婢子爲孝也。吳夫人曰。韻蘭女公子。近尙填詞否。葉曰。適言手批晏小山詞。煞費心血。不知何時亡失。方四覓不可得。吳夫人窮詰無異。歸告吳公。吳公曰。我固謂葉氏女守禮。決不爲此。此間瀕鎮海樓。狐窟也。或爲靈狐所託。用蠱吾子。今當以理喻之。乃自艸論數行。夜粘生窗外云。亡弟不祿。僅有此兒。余老而無子。將藉是爲兼祧主鬯之人。大仙有意下教凡庸。感且不朽。幸自今屏其仙軀。勿再臨蒞。吾當瓣香頂祝。永永不忘大仙之

惠書已果令人粘之窗外。是夜生見女顰眉不樂。曰：老父見拒。特來爲決。君家世忠厚。吾亦本非崇人者。因慕君顏色而來。故僞託鄰女以自進。不敢奉欺。我實狐也。君能不拘拘於陳腐。後此佳幅必售。從今別矣。生方欲有問。女已出門而逝。吳公連夜使人偵之無異。遂以情達之葉公。彼此互以爲怪。且知生無染。葉公悅。遂以女妻之。定情之夕。出小山詞還女。夫婦相與歎惋不置。

畏廬曰：此事大類聊齋所述之宦娘。事爲浙西歐陽生述以示余者。歐陽生誠懇不欺。其事不盡無因。唯此狐以文字教人。爲情來而不爲慾染。亦大奇事。

醉徐

柳元豹者。流寇也。廢亂山東十餘年。及前清入關。憚其兵力。則盡舉其所有窖之於館陶。投械歸誠於清帥洪承疇。得署爲游擊。旣而致仕歸館陶。發窖金。富甲一縣。然慕四公子之爲人。日羅致門客。凡有一技。咸予贍養。時大亂新平。游民無食者。咸集而柳又防爲有司所糾。門客以二十餘爲制。餘則贈以少資而去。一日有自言爲前

明諸生。瘦峭如大病新起。懸鵝百結。請面主人。閤者不納。與之叟競。柳聞而出面。問客所能。且請族氏。客言徐姓。爲郟城人。遇亂匿深山中。今聞清兵入關。事已大定。故出而求食於四方。柳曰。客能以所長見告否。客曰。吾能作小戲。柳遂延入。處之末座。與諸門客會食。食既。請奏技。客乞針十餘條。箸二。衆不知所爲。時行蟻上於枯梨。客去梨樹二十步。以針投樹幹。凡十餘投。針盡。衆集視。每針必貫一蟻。衆大異之。請客言箸之用處。客笑曰。吾將以夾飛蠅。時有羣蠅集食案上。客令人以手拂之。蠅驚飛。客進箸取之。百不失一。於是柳知爲非常人。待之殊加禮。請易衣。客不可。久之亦無他能。每有重客。輒一奏技而已。柳姬妾十數。中有寵姬某。乘柳他出。遣媼請客入內。奏技。客拒之。柳歸。姬愬。客無禮。柳武人。微加聲色。客笑。遲明已失客所在。見屋樑高處。綴片紙。似有艸書數行。令人梯取視之。則客謝柬也。言主人行後。某姬乃令僕奏技於內。夫男女禮防所在。客又不能爲婦人屈。主人加我聲色。非禮。請從此別。徐墨頓首。柳至此方悉客之名墨也。時帥青濟者爲滿洲某公。驕恣嗜殺。好跡人陰事。開

告密。以故駢戮者無虛日。騶從偶出。而徐墨橫亙其道。從者呵斥。則自承爲前明諸生。某公大怒曰。朱明惟姑容汝輩。故令天下大亂。今吾大清肅清庠序。立臥碑。汝前明敗類。敢犯吾前導。趣取歸杖殺之。徐曰。撫軍譬如新富之家。見舊家中落之子弟。固宜輕鄙。然當心憐其落魄。况吾有真才碩學。在理宜不以勝國之嫌。尊爲上客。奈何衆辱賢者。某公大笑曰。汝太誇誕。既負才學。復自稱賢。吾今且勿問。但問汝能飲否。徐曰。生呼醉徐。實則生平未嘗一日醉也。某公曰。吾日來方無酒伴。趣將歸。試之。於是召入後園。賜以下座。問能飲幾何。對曰。百斗非所辭。某公大異。果予酒。從者斟不已。而徐一一覆其罍。計已進一百二十七斗。尙無醉容。某公歎曰。徐生非常人也。館之於外。顧偶燕必處以下座。令飲以娛客。狀若觀眩人者。某公有兩公子。恃公爲多爾。衰所暈。往往犯法。劫取豔婦。山東人懾公之威稜。相視莫敢赴愬。徐一日從容告公曰。公百凡皆佳。惟闕義方之訓。公大怒曰。汝謂老夫縱子耶。不有吾清兵入關。汝輩妻女。均爲流寇所污。今偶事貴人。乃挾其脂腴之目以相視。汝下賤。廁我門客。

之列。如履雲霄。敢悖禮犯分。以侵我耶。趣左右杖徐。徐受杖百數。如敲槁革。一無所苦。杖已立斥。徐長笑而去。是夜公子方與媼宿。彼此覺胸前有物爲梗。其冷如冰。起視則一利劍。適當二人之間。插入土坑。深已盈寸。愕然不知劍所自來。某公大怒曰。是必醉徐所爲也。遣騎四出。迹捕咸不可得。然問之途人。則時時見有是人。飲於酒肆。騎至時。肆人則云去適俄頃耳。公尤怒。禁肆人不得沽徐酒。至則留之。而卒不可得。公有第四姬。臧慧。髮長委地。其黑如漆。一夕竟髡。明日。轅門旗杆之上。則羅囊風動。爲勢至高。不審何人所懸。則以長竿捧而取之。囊中臧姬髻也。餘香猶沁。光滑如新梳者。裹以素紙。有斷句二云。襄王夢醒陽台後。已失巫山一段雲。前二句請公續之。公不知書。意其僕巫三所爲。卽大怒曰。巫三敢通賊。疾取而殺之。巫呼曰。詩言巫山。不言巫三也。公知誤。然終護前。竟杖巫五十。仍四出捕徐。一夕公獨坐。吸淡巴菇。家人已睡。案尙陳斗酒。簾開而徐入。問公曰。夜深不睡。公尙能飲耶。胡不覓取醉徐。公奇駭不能聲。徐忽出兩鐵丸。閃閃作光。光觸燈。燈立滅。但見寒光二道。繞公輔頰。

之間。其冷如冰雪。公大驚。長跪。徐曰。公不宜動。一觸此丸。頭且立斷。公再三求活。徐笑曰。道人所求非奢。但乞公子勿更奪人孀。雖人欲守節。汝乃亂之。非禮也。且公囊藥既碩。足以終老。幸勿妄殺以病魯人。今日來此。本欲索君頭顱。然公陽數未盡。道人亦不爲是。今各斷公鬚眉之半。以示薄懲。後此更肆淫威。則勿怪道人狂謬。語已收丸。警然而逝。公無學。不能忍。明日竟一一對幕府言之。遂稍稍流傳於外。自是亦少戢其伎害貪吝矣。

畏廬曰。不識字之人。若天然留其笑柄。魏忠賢聞人稱頌。作貫三才而立極。忽曰。奈何語及黃閣老。此指故相黃立極也。今某公以巫山爲巫三。謬乃加甚。前清用此爲魯帥。吾恨醉徐之丸。不少進一黍也。

吳珊

吳珊者。閩之寧德人。寧人恒以檉爲餼。故山中多檉木。吳珊家素封。其父吳翁多田而業漁。生數子。珊其季也。李白皙而善讀。願十五六歲。忽患惡疾。醫者斥爲癩。言將

傳染於家人。兄弟皆避路不與語。母鄭氏憐珊。出金延醫療治。卒無效。顧珊已訂婚於許氏。許亦故家。女子知書明大義。而許翁聞珊構惡疾。頗悔婚。遣人示意。翁諾而母慍。珊聞泣而告母曰。父母無過。而生癩兒。意者孽自前生。何爲累人室女。請母聽其辭婚。且同懷者爲吾父之嗣續。大宗既有嗣。小宗何恤。兒亦不願以惡疾染及骨肉。乞阿翁爲結團焦於山中。聽兒獨居。能且晝不食。饑而巳。卽瘞豺虎之口。亦無所惜。媪大哭。珊亦悲不自勝。而兄嫂聞之。咸大悅。爭趣吳翁爲之編茅。茅屋成。珊別家人入山。盡人皆漠然。斂閉。獨母泣送之。許氏旣得離婚書。欲醮其女。女不可曰。吳郎固癩。在義兒無可逃。今旣不具禮。兒當爲之守。身屬許家。尸還吳氏可也。然珊亦微語。雖感女貞。然終憾其疾。卽亦不復置念。山居臨潭水。潭中遊魚被日光。歷歷可數。大樹參天。有微徑入沈陰中。蜿蜒不知所窮。距團焦十餘步外。皆檉木。綠陰掩映。夏中蟬聲如沸。午中脫衣浴於潭中。潭上有香草。握而自擦其癢。癢頓止。珊自以爲得善藥。而皮膚紅鮮者乃稍退。然終不能愈也。惟夜中時時聞瑟縮之聲。似有人引

物入林而去。如是者數。心異之。一夕月明。乃不寐。就窗中外偵。見巨蛇可二丈許。自山下趣入萬樹之中。則大震。幸不爲所見。不爾且立瘞蛇腹矣。遲明視之。蛇所過處。有白涎一道。殆非涎。蛇腥也。計力不能制此蛇。當取之以智。山中多竹。則斷竹削爲小籤。就蛇之故道埋籤。令籤鋒上翹。布籤於蛇道。凡百餘。其密如筍。嚴扃其戶待之。是夜忽聞有聲如裂帛。蓋蛇就故道上趣。意不屬籤。籤利入蛇腹。蛇趣行。以腹傳羣籤。則合羣籤之穎。迸爲一刃。而蛇腹開矣。腥血流溢。蛇瞳二目如黑棋之子。頭大如斗。長可二丈以外。珊本有樵斧。則力斧其首。首斷。更剖其腦。忽得一物。其大如丸。周圍之徑可半寸。美珠也。寘之隱處。有光炯然。珊大喜。見斷首之蛇。肉瑩白似可食。則力斷爲十數段。餘棄之隱處。烹而食之。甘美無倫。餘肉則醃之以鹽。於是經月。肉盡而癩之膿潰處漸癒。癩厚逾三錢。落後。膚肉潔白。眉亦漸生。指末屈處亦漸能伸。完好已如恆人。一日母遣人以米肉至。見狀大駭。謂三郎何以能愈。珊匿蛇珠不之告。但云浴於潭中。得仙草擦患處。不期而愈。終恐再發。故不更求歸。侍者奔歸。譁傳其

語。翁不之信。則自命與人山視之。果然。邀與同歸。珊不可曰。兒已謝許氏之婚。又不見直於羣從。請從翁求資斧。行將趁海舶出遊於外。翁知其不可奪。則予以百圍。珊遂趁舟至呂宋。時呂宋有波斯人在。珊示之以珠。波斯人大驚。問價。珊稱十萬。波斯人如言。珊遂載金歸。家人出不意。見多金。則爭相承迎。珊盡出其金。公諸兄弟曰。脫當日不入山。何由得珠。脫珊癩終不愈。身且不有。何有於金。珊固言父母無過。過由珊召。今天帝不絕珊。手蠟巨蛇。而得此金。此帝眷吾父母兄弟。恩不偏於珊也。許翁聞珊愈。且多金。請歸女。珊曰。岳之絕婚。人情也。女爲我守。天理也。兩無所憾。遂具禮。畏廬曰。天下烏有癩而能愈者。而珊乃竟愈如恆人。此詎有天意存乎其間。或一念之善。足以感召天和。正未可料。然其根柢實出於不爲惡。往在浙中。見決死囚。囚受縛時。宣佛號。念高王經。求佛佑免死。此亦病癩而求愈者乎。然而愚矣。

董紫薇

董紫薇。衡陽農家女也。生時籬落紫薇適花。故因紫薇爲名。肌膚瑩然作玉色。人謂

久曝者必爲日炙銷。故村間恆曰爲仙姝也。紫薇不嗜農事。喜筆研。而苦無師。年十三。已亭亭如成人。村間故有屈子祠。老儒生某寓研其中。課徒自活。紫薇一日薄暮。徑造祠中。老儒大駭。以爲遇魅。取周易自捍。女檢柩通名。老儒尙蔽榻後言曰。汝人耶。魅耶。果爲狐仙。則鄙人已老。果爲人耶。村間安得有此絕豔。女笑曰。兒卽村間董釋源女也。老儒曰。釋源固識之。不圖生此寧馨。今且問女郎至此何爲。女曰。兒他無嗜好。願念人生若不知書。直自墜泥犁之獄。沈黑莫辨天日。計村間足以淘濬愚昧者。唯師一人。故願執業。請終身爲弟子。老儒曰。老朽無文。恐不足爲女郎師表。女曰。能粗識字。於願斯足。惟自鄰家聞小兒讀書聲。似以五七言爲句。音韻清婉。是何書也。老儒笑曰。詩耳。女曰。請卽以詩見授。語已盈盈拜於座下。老儒因取古詩源授之。甫上口。卽微解其義。於是逐日至祠中。積二月。而全書已畢。更請他書。老儒遂以菴塘所選唐詩三百首示之。女得七言古尤動色。至杜甫哀王孫。則聲淚俱下。然亦不知涕之所自來也。則亦略能動筆。忽作一絕句。上老儒曰。遠帆蕩片白。時向天際明。

湘靈流怨久。雁亦爲楚聲。老儒得之大驚曰。數月之功。而所造如此。駭朽不足爲爾師矣。因署書名十餘種。令穉源購之。穉源本不喜書。顧重違先生之意。亦憐其愛女。如數購賜紫薇。紫薇讀毛詩至燕燕。載馳谷風諸什。匪不淚泚。於是漸悟詩法。而自許良高。必欲嫁士流。穉源懷弟行賈武昌。頗得羸羨。構宇畜奴。以使迎紫薇至鄂。蓋微聞紫薇新有能詩聲。而又有傾城之貌。將論婚貴冑。借以自高。紫薇既至。叔亦購書媚悅之。紫薇長日讀。幾忘梳洗。叔母至代爲之櫛沐。而紫薇尤抱書弗釋。舉家謂之女癡。然叔尤愛悅無已。以爲家世業農。安得有此。是祖宗餘澤不鍾之男。而特鍾女也。已而金田事起。兵氛煽及武漢。倉卒之間。赅軍已入城。有少年騎而過門。見女美。大悅。呼之上馬。女不可。少年曰。必從我。始有幸。若遇亂軍者。汝無葬身地矣。女嬌啼不止。少年已力挾而登。叔奔出抱女。他騎矛至。叔死於道。周女迴顧大哭。欲暈。願少年已力馳去。至一巨室中。款關入視。則堂上縊一老叟。室中三少婦。均相嚮雉經。家衆已空。少年置女。出劍斷四尸之繩。抱尸擲智井。見帷帳陳設如故。卽出小幟插

門外。以止來騎。閉關令女治食。覓室中有餘米及脯。女辭不能爨。少年笑曰。玉人固不能親此賤役也。若來。納薪生火。我自治食。飯熟。少年盡數器。女僅一咽卽已。仍坐哭。少年曰。我亦良家子。見執而降。然性不嗜殺而能戰。以積功隸恩丞相麾下。顧視此蠢蠢者。決無成事。將圖反正久矣。今無意得汝。予願已足。且爾天足。誠佳。而吾輩又非薙髮。吾有赭石及藤黃。調而傅面。當闔其玉色。此中有男子衣服。趣易之。加以紅巾。爲吾侍者。當乘間與爾潛逃。爲夫婦。不寧可耶。女沈吟久曰。適絮絮語。乃未聞將軍姓名。少年笑曰。心醉麗人。竟忘其應有之言。我儲天寶也。爲陽朔人。金田事起。全家遇難。吾年十五逸出。爲彼中所得。長兵間四年。今十九矣。屢以攻城有功。行且大用。今汝無家。而吾亦無偶。果得脫此羈勒。且覺得乾淨之土。可以自全其生。足矣。女見儲侃侃。語復近情。卽垂首不言。竟似諾。儲曰。汝允我者。卽出手授我。女無言。徐出其皓腕。儲握而親之。加以金戒指。卽曰。余好男子。決不苟且合於此間。汝趣易妝。因入同檢箱篋。得男子服。又檢得紅布。則大喜。令女散髮。面加赭黃。束以紅巾。儼

然太平天國部伍矣。夜令宿房中。女白晝見死人三。惴惴不能交睫。然天寶於別榻中。鼾聲雷動矣。遲明。天寶入面主將。請以一軍出掠旁縣。主將可其請。因以千人出。中有李五者。儲之舊人也。年垂六十。儲以女付之。令動息勿離。兵至嘉魚蒲圻諸縣。以次下。得黃金二十餘觔。分縛腰臂。一夕以薙髮刀。令女薙髮。並薙李五之髮。夜中過江。遁入河南界。時赭軍時時出沒中州。顧官軍盛。幸得無事。女遂從儲以老。女有絳芸軒小草。惜余未之見也。

畏廬曰。嗚呼。盜亦有道耶。以少年遇佳麗。無論其身長賊中。以淫殺爲分。卽遇溫文爾雅之書生。恐此際亦難自持。乃能強制其慾。用圖脫身之計。必俟禮成而後合。何其正耶。凡天下必不然之事。往往出之小說之中。然小說中所必不然者。而人又往往蹈之。則寧信小說中之可憑。不如今日人心之愈漓而愈戾也。舊曾與吾友高君媿室論人心。凡事苟爲人所幻想。以爲萬無是理者。居然竟有其事。則口所能言。卽行所能至矣。儲生遺事。或且爲述者之臆造。然試閉目思之。歷歷如見其狀態。則亦

何妨姑信而傳之。

無意得金

閩之某鄉。有農家子李姓者。強直而好義。顧赤貧不能自活。依其世父以居。世父固素封也。賃以東廡。李子朝耕而夜息。時亦藝蔬於圃。揮鋤有聲鏘然。則甕瓶破而實鏹滿中。數之得五十。李子仍封而藏之。時鄉有文殊庵。圯矣。鄉之父兄。謀復是庵。擁資者可十餘家。均吝不之施。議久弗決。李子忽抗言曰。擁資而不爲善。死後亦握固行耳。何靳之深耶。富翁咸怒曰。李子汝能措一資否。李子曰。可。顧吾傭耳。俯出一金。衆必百之。不則吾亦蹇吝如翁也。富翁咸嗤鄙以李子好大言。且哂曰。爾必能出金。始可責吾倍。若僅區區百錢。卽十倍之。亦千錢耳。胡喋喋爲。李子怒。奔至瘞金所。出其所得五十鏹者。授當事。於是衆皆駭視。其鏹皆含黃泥。以爲得竊金矣。乃合資得千數。庵工以竣。於是李子出。人竊竊目之。以爲得藏金。其敝衣惡食者。謬也。世父詰其餘金所在。李質言無有。而世父終不之信。固問之。則反顏相抗。世父亦怒。然終疑

有藏金。不敢斥遣而去。鄰有富翁徐姓者。將壻之。以媒致詞。李子笑曰。爾女卽甘穠。覈恐亦莫遂。我不惟無金。而並無家。力辭弗許。富翁終欲壻李子。乃以人告其世父。世父強之者再。李子終弗諾。於是中表某甲。謂其世父曰。翁但爲成禮。新人至。自能詰取其金。世父悅。果爲之具禮。新人入門後。累詰終不答。繼問前金五十。安從得之。李子曰。吾鋤菜後圃。揮鋤得金。數盡五十。無復餘也。新人曰。圃烏在。李子曰。啓後戶。菜花之黃。已照眼矣。新人意李子藏金在圃。迹之必可得。乘李子行田。新人以鋤發掘數處。均無見。繼見有危石高三尺許。厥狀甚異。力偃其石。下掘數尺以外。有小石。蓋一巨罌之上。發之得萬金。以爲李子之秘。爲己窺得矣。李子歸時。新人迎笑。自承窺得其祕。李子愕然問狀。始悟圃中固有多金。特當時未及窮迹耳。

畏廬曰。中國之小說。敘其人生平。雖蒙僂辱。縮鄒鑄。迨一大魁天下。則前皆均釋。外國小說。則以得財爲歸宿。非取諸斐洲。卽爲同族留遺之巨產。中國無僂倖得產之望。則發奇想。以窟金爲終身虛懸之喁望。若李子事。固有人言之。其事似確。然余不

以李子之得金爲幸。重其寡慾而審分。守信不敢欺人。滋可重也。故表而出之。用以勵世而磨鈍。

煤黑子

煤黑子者。京師業煤者也。京師之業煤者。引敞車。積煤筐其上。至則聯數車。道爲之塞。故行人深惡此輩。嘉道間京師街衢不治。盛雨一過。道陷如湫。車過輒埋輪。御者力鞭其騾。有僮仆仍不能行者。而引煤之車爲甚。煤黑子引車特善。騾亦調良。恆輕載。不忍纍重以苦其騾。人多善之。嘉慶十八年九月。林清起事。河南滑縣知縣強克捷嬰城死節。林黨潛入京師。太監劉得財劉金。引賊入東華門。張太高廣幅。則自西華門引賊入宮。以王福祿閻進喜爲內應。又有楊進忠者。亦引賊自東華門入。時嘉慶帝方幸熱河。禁城無主。神機火器諸營。咸敗竄不用。東華門當值衛卒。以乘輿不在。慵惰不成班列。黑子所備煤店。近東華門。而國史會典諸館。日咸需煤。黑子亦日驅車以煤分餉二館。九月十五日。斜陽適落。柵門外闕然無一朝車。禁軍三五零

星分赴酒樓。黑子車經御橋。橋之東北爲國史館。踰橋又北爲會典館。黑子驅車將過橋。忽見十餘人以藍布包頭。手白刃。前有二內監引之行。黑子曰。禁地胡有仗白刃闖入者。是必賊。太監奈何爲導。顧賊入禁中。全城必亂。吾不可不警。禁軍也。因停車大呼。時門內禁軍聞聲力捍其關。賊大怒曰。驢子胡敢爾。一多髯者執長刀猛斫黑子。黑子舉車上肩。煤之擔杖。杖末綴鉄繩。所以鈎煤筐者。力拂賊刃。賊猝退。黑子舉擔杖猛擊。而後刃已至。中黑子肩。黑子疾轉其步。橫擊中賊腰脊。突有一賊斜進。黑子不及防。刀已中顙。血溢出。黑子仍能戰。於是數賊集攻。黑子創重。遂仆。然猶亢聲大呼。時宮門已闔。禁軍亦大集。見黑子浴血而呼。以爲賊也。竟加刃焉。黑子立死。時賊之奪橋而西者。十纔二三。俄而禁軍大至。有數賊蹲門闕中。挺刃外嚮。當來軍衆遂掩而捕之。無免者。然其魁率已潛伏宮中。中有一賊。騎危號召。二阿哥聞變。卽出火槍。倉卒無彈。因下襟上銀釧。納入鎗膛。一鎗立瘖。迨事定。將太監凌遲。而煤黑子事乃無人道及者矣。

韓孝子

直隸永清縣。有韓文楚者。邑之武庠生也。北地不宜稻。恆藝黍稷。其稍瘠者。則廢而種柳。每數年。柳可薪者。則賣柳爲薪。以自活。故永清一縣。徧地皆柳。文楚所有地。藝柳無數。有四子。長煖。次然。又次燿。卽所謂韓孝子也。又次煊。然孝子在羣昆中最和悌。事二親尤謹。則年八九歲耳。縣人楊國順。以凶蠹暴其鄉。家亦藝柳。乃侵及文楚界中。顧鄉人懼國順橫暴。無敢與牾。而文楚自以爲身列武庠。不之畏。愬之於理。官不直順所爲。令盡伐其柳。拓田以歸文楚。順乘文楚勸畀時。出不意。以巨斧斧文楚之顛。立死。國順旣下獄。永清令某。貪墨無人理。遣吏索賄楚家。文楚妻不直令所爲。歎曰。吾夫不幸死於狂刃。而官不吾理。乃以賕請。未亡人無論貧罄。卽有餘金。寧填此貪窟耶。官大怒曰。然則楚無自伸之日矣。遂以誤殺論。順得減死。遇赦出獄。戟指詈韓氏之門曰。楊國順固無恙。行且再奪爾地。爾將若何。燿方九歲。痛極。乃與二兄謀。將乘順不備而踏之。母聞之大駭。且哭曰。若父不幸死於賊手。顛破血被其面。余

幾不能辨析。今遺爾四輩。年且穉。寧爲賊敵。扼敵不死。且爲敵戕。固死。死敵而官又死爾。則亦死。余老嫗。日夜悲梗。今復抱痛見爾兄弟橫死耶。汝輩必不從我。我請先瞑其目。不更視爾矣。諸子遂止。時燿年已十餘。稍有力。潛購匕首。日夜淬礪。願不得間。則藏刃篋中。時兄然出嗣世父文檀。文檀素封。燿陰與然計曰。父仇吾至死不忘。必復之。卽伏刑無惜。願老母恐不能堪耳。今兄承世父業。必有餘贍。使吾母弗餒。母責兄任之。父仇屬弟。吾兄不與聞可也。咸豐九年九月六日。爲文楚忌日。燿嫂請祭。母不可曰。未亡人至抱痛於此日。一言祭。吾心碎矣。汝輩恣行之。勿關白我。燿聞言。知母意允其祭。則大哭諸墓下。母微聞其蓄刃事。俟其出而潛取之。且預令煖及煇。羈絆燿行。燿罷祭過田間。猝遇順。將進撲。願兄弟在側。防同仇而俱燼。乃潛反索刃。不可得。斗見利斧。斧卽楊氏伐已柵所遺者。意得斧亦佳。順斧吾父。吾亦斧順。適所以報也。時順倦。趨樹下臥。燿隱斧潛至順側。迸力一斧。順大呼而顛已開。白漿和血。飛濺燿面。燿患其不殊。更斧之。裂順胸。時距文楚之死。已十年。燿年十九耳。楚死以

九月六日。燿慕祭歸。亦於是日死順。遂持斧歸。母望門見燿。週身皆血。則大呼欲盪。燿進告母曰。兒幸復死父之仇矣。彼恃多力不吾備也。天下詎有結深仇於鄰毗。日夜處其肘腋而圖復。乃弛然高臥樹間。以待吾至。夫報仇常也。奇在適當吾父忌日。並畧刻亦適合。此非吾父之靈。烏能及此。嗚呼。兒今別母赴官死矣。時文檀亦至。大驚曰。勇哉兒也。十年之仇。一旦從容而復。我愧爲而父伯兄矣。邑令蔣公廉吏也。心憫其孝。檢舊牒。恥前令所爲。力緩其獄。且爲私書白之大府。於是孝子之名大震。衆爭醪金助之。獄中病疫幾殆。獄吏矜其孝。調護得不死。同治元年。以赦出獄。母猶健在。鄉人見者。咸敬禮尊曰。孝子。

畏慮曰。復讎一事。韓柳皆有文。吾謂均不必援以古昔之禮與律。但問人非禽獸。未有不肖。身所自來者。雖代朋友復仇。吾猶偉之。况吾親寧朋友之比。人殺吾親。吾不復仇。卽爲禽獸。至復仇以後。無論國法如何。律意如何。經意如何。法吏之主張。經生之腐談。一一皆可置不問。但此心已活。外身雖死無恤也。况公道在人。猶有不必死

者在耶。然當其復仇時。有幾微求生之心。則力且不奮。蓋復仇天理也。公心也。一沙求生。則公心與天理皆礙。此寧所論於永清之韓孝子哉。

銀紅

銀紅。姑蘇人。豫藩何公夫人之小侍兒也。年十三。秀媚入骨。能目聽而眉語。日侍女公子讀書。女公子十六。醜而不慧。師之所授。木木然。銀紅聞而得神解。或取女公子紙筆。習虞永興書。神韻天然。顧焚而不肯示人。師虞山老宿也。憐銀紅之慧。每授書。輒令銀紅旁侍。實則師意授銀紅。不授女公子也。方伯清驥無兒。有姪叔萊。在南皮。年十九。通敏能文。方伯器之。將立以爲嗣。夫人不欲而止。然時時以書至。方伯亦常以資飲助之。時有竇副將者。吳橋人。以事干大府之怒。將劾繫之。方伯力爲陳請。得無事。竇脚思。尋以武功任廣東總兵。貽書方伯。則稱曰。門下士。於是銀紅浸長。已十六。容色益華好。舉止如大家姝。見者不審爲青衣也。夫人年五十。忽病風痺。自傷無兒。頗垂意於叔萊。則令人招之於南皮。既至。拜床下。夫人誠語以此來爲繼嗣計。且

泣。叔萊再拜呼母。夫人悅。令除舍款叔萊。叔萊固已娶婦沈。極醜悍。叔萊怏怏不欲迎其婦。方伯不可。卒迎之。沈至。見銀紅不悅。謂其色足以蠱叔萊。猝請於夫人。請嫁銀紅。顧女公子雖不慧。頗親銀紅。涕泣不許。夫人以愛女故。卽亦聽之。而銀紅者見叔萊清婉有儀。又通贈長於文章。心頗屬叔萊。時於竹間石畔相見。微微吐韻語。叔萊固醉銀紅之豔。乃不知其慧而知書也。銀紅旣入。叔萊於竹竿上得小詩。似小刃所鐫。體類虞永興。乃尤駭。詩曰。初陽一抹上窗紗。曉榜聲中知早衙。潑盞朱闌西北角。牡丹已作兩三花。下書銀紅二字。叔萊大驚。自知請於母氏。必得銀紅。然旣格悍妻。決無成事。時夫人漸就沈頓。遂沒。沈主內政。喪中立遣銀紅。有歸德韓子壽。以候補道員分廣東。用六白金得銀紅爲妾。女公子大哭。頓方伯年高。家政一聽之。沈以威力屈女公子。卒嫁銀紅。乃子壽之妻。亦奇悍。布私人於子壽左右。聞耗大怒。銀紅一至。卽率婢媼奪之。衣以敝衣。食以惡食。雜婢媼作苦。子壽不能一面也。旣至廣東。而寶公適忤於大府。以別將代之。寶公閒居。與子壽鄰。一牆之隔。時聞韓妻罵詈。

銀紅聲。寶公耳聽銀紅久。忽問其夫人曰。誰爲銀紅者。其名甚韻。何至動加詈辱。夫人曰。吾聞老嫗言。此監司新得姬也。不見容於夫人。故日楚辱。聞將出而售人。寶公曰。吾但有幼子而無女。彼旣爲處女之身。胡不以金贖之。夫人悅。潛以媪告韓夫人。夫人曰。果寶公肯購而爲女。得五百金卽予之。於是議成。銀紅過寶家。泣拜寶公。夫婦曰。兒爲何方伯女公子侍兒。夫人恩我如愛女。願乃不悅於少夫人。因而見嚮。旣人韓氏。夫人威力乃令兒無可自伸之辯。終日重足一迹。不期大人竟拔難人於苦海。雖百死不能報也。寶公驚曰。汝爲何氏侍兒乎。是吾師也。爾願更歸何氏乎。銀紅曰。少夫人之妬競。甚於鄰家。公曰。吾知之矣。何公繼子甚賢。其婦殆爲此而遣汝。汝果悅何公子者。老夫必爲汝回其破鏡。銀紅羞不能舉。但有悲涕。公及夫人咸爲太息。自是銀紅遂留寶家。而何公者。亦漸病廢。罷官歸南皮。不一年歿。沈氏據有其翁之產。乃終不育。叔葉服闋。連捷入詞垣。以恩科出爲廣東主考。以通家之誼。闈後謁寶公。公延接入面夫人。遂留飲。寶公曰。吾師歸道山後。盛澤延及世兄。遂紹先業。此

固吾師之德。而亦世兄之賢。今世妹嫁乎。叔萊曰。嫁矣。竇公曰。聞世妹有侍兒甚慧。今又安在。叔萊變色。似有無窮心緒。一一溢諸面顏。久久不能發吻。竇公曰。世兄頗欲面其人否。叔萊恍然。意銀紅遺時。云隨一監司過嶺。今吾適亦過嶺。銀紅其果遇於此耶。則期期而答曰。願之。湘簾旣動。銀紅雪涕而出。彼此癡立不能發一語。銀紅涕交於頤。真所謂梨花一枝春帶雨者。年已二十。一變雛年穉狀。而眼波尤媚。雖在悲涕之中。而神韻欲突淚光而出。夫人曰。嫂氏所以留銀紅在此。將軍特欲報師門之恩。聞小郎久未有胤嗣。卽請以今日成嘉禮。惟使命在身。不能挈還南皮。姑留在此。將軍亦倦而思歸。不日北行反吳橋。彼此同在河間。夫人卽不直銀紅。而吾家足爲小郎別館也。叔萊不期屈膝謝竇公夫婦。是夕遂成禮。竇公旣歸吳橋。銀紅連舉二男。而沈無知也。一日竇公生辰。叔萊挾沈仲祝。銀紅匿不之見。但見其二子。面目與叔萊無一不肖。白晳而清腴。沈大驚異。歎曰。果此二子長居吾家者。誰則能辨其不爲叔萊子者。惜不產自吾家耳。竇夫人笑曰。果夫人欲之。卽以奉獻。唯得子當聯

其母。沈愕然曰。彼母爲何人。賣夫人曰。卽十年前遺嫁之銀紅。沈曰。銀紅尙在此乎。此子旣肖叔萊。然則銀紅歸叔萊久矣。嫂氏胡再不言。吾年已三十以外。但欲得子。尙何妬之云。請銀紅出與我相見。於是銀紅出而展拜。沈大悅。迎銀紅并其二子歸南皮。

畏廬曰。沈氏可謂善讀江汜之詩。

盈盈

盈盈者。錢塘某公女也。公歿於外。後母不勝其虐。以女貌美。謂其誨淫。日夕詛訾。一舉一動。咸莫可其意。女歎曰。先大夫在日。正處以弱息累人。今旣見背。女何生爲。徒以旅櫬新歸。窀穸未卜。女欲留殘喘。視先大夫歸諸冥宅。然後視髮。則薄命人一生之事畢矣。母曰。汝以出家脅我耶。薄田數頃。供彼幼弟。在分亦不及汝。若翁葬事。我自承之。汝胡能爲。實相告。浙西尼庵櫛比鱗次。汝以何日證果。吾請備金翦以待汝。女曰。阿娘志決矣。兒卽以明日行。母笑曰。請爲爾戒車。城外有水仙庵。饒水木之勝。

雖非燕子磯。其上不蓋妝樓。然朝夕遊人。恆過其外。風光明媚。於汝稱也。女知以陳妙常見待。欲辯不敢。則容忍受之。既明日。女略取書籍筆硯之屬。敝衣一笥。匆匆至庵。庵主年七十餘。頗持戒律。月恆往來於花陽。花陽中別有一庵。亦尼主持者。尼名慧曉。因字盈盈。曰道靖。庵中嚴潔。綠窗湘簾。花木滿庭。盈盈日爲後母。嗾責庵中。不聞此聲。計亦良得。守門一老嫗。聾且喘。未昏卽下鑰睡。慧師躬自治齋。女助其作糜。日乃再食。蔬香甚美。食後課法華楞嚴諸經。女聰明一閱卽解。時爲四月浴佛。慧師朝花陽。且不命女落髮。但灸其頂三處而已。時門外遊人如織。聾嫗啓關外覷。忽見一白衫少年。可二十餘。望門且入。嫗守關不聽前。少年曰。庵中花竹殊佳。何妨容我遊涉。正喧囂間。女引首外視。瞥爲少年所見。女之容色。若自羣花鮮豔中。化光射人。少年魂魄喪失。不能自己。然僞爲不審。出洋餅二枚。授聾嫗。嫗累年不見是物者也。捧而親之。卽迎客且掩關。自卽茶灶。淪茗供客。少年旣入。繁花礙路。分之始入。女遲於簾外。赧顏對客。少年進揖曰。僕爲平湖施鑑。字元藻。以探親隨喜至此。不期唐

突大師。敢請法號。以遂膜拜。女曰。衲爲道靖。出家未久。師新朝山。佛日小庵。初不供客。森嚴之地。未敢妄留居士。然語時。紅潮被頰。愈增其美。生色授魂與。欲行而足不移。已見茶熟。媼以白定之甌進。生舉茗未咽。注目盈盈無已。盈盈愈羞澀。坐立莫可。媼防尼歸。卽前趣曰。庵中初不留人。秀才飲旣。請歸。上座禁嚴。媼至畏懾。生不得已。匆匆出。然時時迴首。咫尺庵門。久若不能至者。歸時。冥想無已。計整媼可以賅請。於是私作一櫛袖之。徘徊庵外。竟日。而門終弗闢。明日又往。媼出矣。生趣揖。上三園爲媼壽。請代致此書。媼曰。書中何言。誰所寓者。而又寓誰。生忸怩曰。卽上道靖師耳。媼初不可。見銀色體。則亦聲諾。女自別生後。知生有情屬己。且其儀觀旣佳。雅有善氣。知非僥倖之子。云爲平湖施姓。縣中固多鉅家。且其吐屬名儁。令人留戀無已。斗見媼入。迴頭外盼。擲書於几。卽行。女視其函。但書道靖師啓。下不署名。發之。施生書也。書曰。僕素門凡流。輪翻無取。幸得一衿。躡場屋兩度矣。本無富貴之骨。冀傲放湖山之閒。亦不謀及家室。薄田一頃。秋收所入。尙足蓄醲買花。所願搆一小墅於裏六

橋間。以遂小隱之願。不圖昨日偶經上刹。得瞻金容。似吾師指上有百道金光。如我佛之警示阿難。令人膜拜皈依無已。佛門廣大。萬不較及愛情。果得長日相從於六橋三竺間。互相酬唱。人生之樂。寧有過於此者。佛天在上。鑒此丹誠。弟子施鑑拜上。盈盈得書手顫。迴環讀至數四。不知所答。自思慧師不肯爲己落髮。且時時對己嘆息。謂非空寂中人。卽自問一身。亦關辟難而來。後母一不之願。至庵經年。第中初無一人見枉者。其視我不惟路人。且視若棄灰。施生少年多情。似可屬身無忤。不如覘顏以書答之。請與慧師作計。卽報書曰。被難女許盈盈。報書元藻君子史席。難女不容於後母。井汲箕拘。竟日作苦。母仍無歡。防先君遺產。割爲奩資。囚一意逐女。先君曾秉節鉞。歿於任所。空諸所有。家中薄田尙祖遺耳。女以旅櫬新歸。將視先君窀穸。而母矜刻不容。不得已棲身於此。寧其志哉。昨承見枉。旋復惠書。似有茅營之采。然父母之命。旣不可得。終須有媒妁之言。慧師佛心仙骨。深解兒女之情。謂兒不宜祝髮。似有所待。君子苟面慧師。卽可漸得消息。師方卓錫花隴。定心庵。萬竹蔽天。有小

徑作羊腸南趣。卽見山門矣。難女盈盈拜覆。書成不敢付。媼而媼忽自至。言曰。有報書乎。秀才言。明日尙來守取。女靦然謂媼曰。書固有之。特不可誤落他人之手。媼笑曰。胡至是。媼聲。女聲頗巨。幸慧師不在。無第二人聞者。生得書大喜。遂自至花陽。果有所謂定心庵者。人面慧師。師年七十餘。慈惠之容。令人悅懌。爲禮後。彼此坐談。及水仙菴佳勝。慧師愕然曰。居士入吾庵乎。庵中何見。生曰。見開士高足。慧師點頭浩歎曰。怪哉。生愕而問故。師曰。衲夜來打坐蒲團。海燈忽明忽暗。似有一貴官翎頂偉然。入而禮衲曰。息女奉託。然必嫁人。令其勿苦。衲瞿然覺。而鬼已渺然。意者秀才此來。與吾弟子有緣乎。先師有遺言。明年今日卽坐化而去。先我一日。秀才取道靖去。迨衲西歸。而許氏何從詰難。生聞言膜拜蒲團之下。慧師笑曰。俗間言遇合。佛門說緣法。固有千奇萬怪。令人不可捉摸者。如此類是也。衲初見道靖。卽料其非能守空門者。然如是姿容。乃令其摧挫以老。或不能自守。孟浪從人。寧非佛門之累。今秀才求婚。而其家鬼又來示夢。衲旣不以戒律繩人。只好以因緣聽俗。且不矯物性。不

拂人情。正足示佛門之廣大。居士行矣。明年先此一日來庵與衲爲別。並將得美人歸也。生大喜。明年如期以至。而盈盈方與慧師泣別。師笑而女哭。生左右不知所爲。師曰。道靖。旣又曰。今不名道靖。名盈盈矣。盈盈汝行。可歸平湖。居士託言娶諸山陰者。後祉方長。子姓不少。唯須尊禮佛天。勿忘衲之善意。生挾女膜拜而出。明日慧師果坐化矣。

情夢

余齋居無聊。忽聞有叩門聲。則杜生造訪。相見卽述所夢。余曰。人生何者非夢。夢境可味。卽足爲真。生遠來。非至奇之夢。決不相示。生曰。然。吾二更盡酒五蕉葉。陶然已醉。忽夢至南下窪。羣狗聚嚙一物。臨視。則女尸也。胸著紅兜肚。碧禪素履。髮長數尺。交面模糊。左乳已入狗吻。右臂亦斷。吾大怒。掇巨石擲狗。狗猜猜向吾。吾幸聚石十數。每擲皆中狗顛。狗散。吾假得一鋤。旁有賣寒具者。置筐助我。我幸痊此豔尸。然此尸不糝而藁葬何也。寒具人曰。此勾欄中人耳。吾大悟。迤邐過一巨第。第中人則吾

季父也。季父任河南撫，卒已三十年，相見慰勞，吾別無所問。但述荒塚見尸事。父愀然曰：「若意云何？」吾曰：「將與季父乞二萬金，購一墳地，周以繚垣，曠其中爲葬花之所，立監專司其事，儲構百數，告之有司，宣諭勾欄。凡是有嬰疾猝亡者，必見告，墳監以人將構至，昇歸瘞之塚中，署名小碑之上，中構高亭，豎巨碑，書曰：『花塚。』凡清明寒食，必集同人祭之，或短章，或填詞，於所葬之人，必爲作小傳，積久鐫而成帙，園中廣植花柳，柳陰列置鐵榻，以便行人遊憩，於教坊爲盛德之事，於詩流得託興之所。此事至韻，且有陰功。」願季父成之。余曰：「若父言如何？」生曰：「季父掀髯大笑，以爲知言。恍惚中似石碑已成，且立，吾泚筆以阮郎歸詞題其碑陰曰：『香殘粉褪淚痕冰，楊花趁鬼燈。繚垣南折草青青，遊蜂過小塋。衾鳳歇，枕鸞停，瘞花忍作銘。雨絲風片弄清明。』」星眸可要醒，題已擲墨而醒。

畏廬曰：杜生之夢，情種之夢也。天下至可哀者，無過勾欄中人，願其人恆愚而戀目前徑寸之樂，得一美少年而喜，而腰纏不繼，情絲或因中斷，願心戀其人，日頗快

快。殆一遇新知。又旋忘之。客來如流水。而雌兔之眼。竟微茫不知所擇。亦莫解所從。可擇而事。或遇塞而難成。而從者又多行僞負心之輩。至於獅吼璇闈。波翻醋海。尙不在此論。所謂暮去朝來而顏色故者。其事常在意中。其尤生人慘怛者。無若暴病。或沈瘵而死。狂蕩之少年。但解恣慾。誰則憐香。或惡其慘容蓬鬢。泯却色心。遂因而絕迹。又或患傳染之病。望望而去。於是獨枕呻吟。一無親知在側。老鴆毒如蛇蝎。雖焚葬猶思也。鵠嘷其生。狗噉其死。慘不忍言。杜生必日有此思。故夜成此夢。苟非情蘊於中。胡能至此。嗚呼。余亦墜情禪矣。急起以長明燈識之。